

#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1 N.4 總 81 2021/10

**絕不噤聲！ P.2**

*We Will Not Be Silenced!*

**我們從斯托得學什麼？P.7**

*What Can We Learn From John Sto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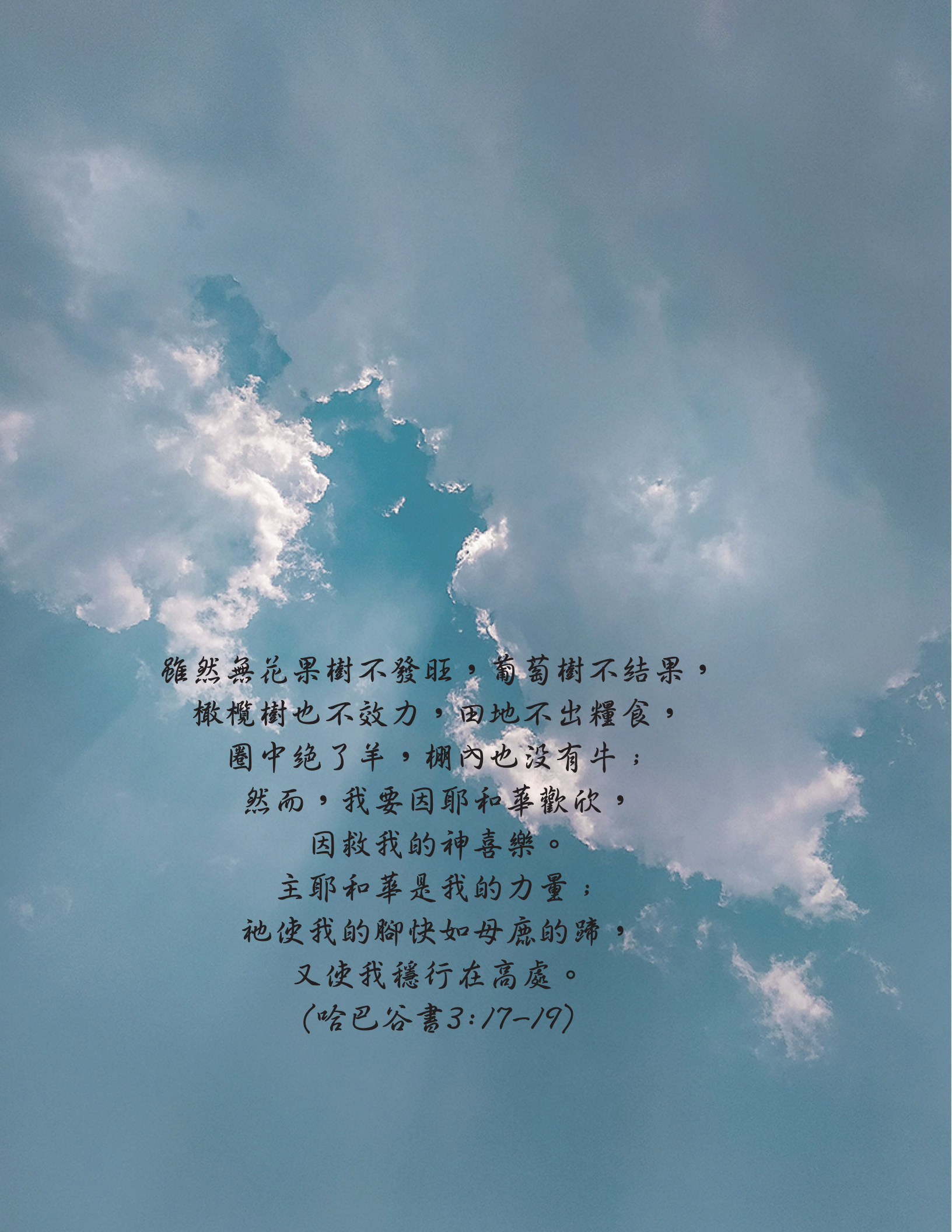
**「聖靈」與「幽靈」（一）：  
基督教共產主義的來由 P.13**

*“Holy Spirit” versus “the Specter” (1):  
The Emergence of Christian Communism*

**靈恩——熄滅？延續？：  
中國家庭教會的一個視角 P.17**

*Miraculous Gifts, Ceased or Continuing?  
A Chinese House Church Perspective*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  
園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神喜樂。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哈巴谷書3:17-19)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絕不噤聲！	2
We Will Not Be Silenced!	編輯室
我們從斯托得學什麼？	7
What Can We Learn From John Stott?	吳鯤生
福音中的福音	封底
Good News amidst Horrible News	蘇 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聖靈”與“幽靈”（一）： 基督教共產主義的來由	13
“Holy Spirit” versus “the Specter” (1): The Emergence of Christian Communism	李 靈
靈恩——熄滅？延續？：中國家庭教會 的一個視角	17
Miraculous Gifts, Cesased or Continuing? A Chinese House Church Perspective	呂 居
牽強的說法：自然主義對“時空有 始”和“宇宙微調”的回應	21
A Far-Fetched Theory: Naturalistic Response to “Beginning of Space-Time” and “Fine-Tuned Universe”	基 甸
古代北非教會的分裂（3之3）： 殉道傳統	25
Division of Ancient North African Church (3/3): The Martyrdom Tradition	楊 硯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時空隔不斷的愛：2021年恩福家人 雲端退修會紀實	27
Genuine Love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2021 BF Online Retreat	天 靈
土耳其早期基督教歷史之旅	29
A Trip to Early Christian Sites in Turkey	劉路加

## 恩福

**Blessings**, Vol. 21, No. 4, October, 2021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1年10月 第二十一卷第四期 總81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Ling Tia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田 玲

特約編輯 徐志秋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 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32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mailto:enfu1994@gmail.com)

Tel/Fax: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大眾傳播 / 恩福雜誌

不便之處請見諒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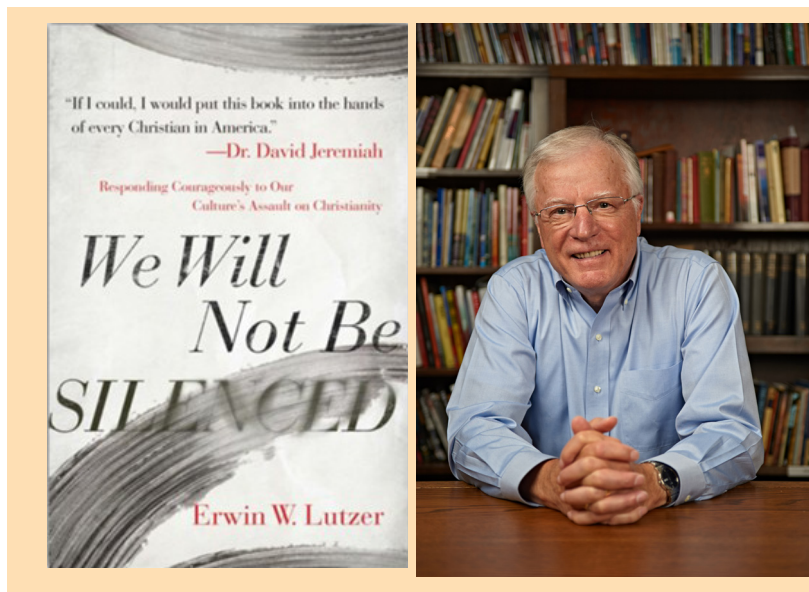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絕不噤聲！



編輯室

《絕不噤聲》（We Will Not Be Silenced）是2020年底的新書，對美國基督徒發出強烈的呼聲，不可向世俗妥協噤聲！

本書作者陸慈爾博士（Erwin W. Lutzer）是慕迪教會的榮休牧師，曾擔任該教會的主任牧師長達36年。其獲獎名著有《死後一分鐘》（*One Minute After You Die*）及《希特勒的十字架》（*Hitler's Cross*）。他是三個廣播節目的主要講員。

本書的副標題為：勇敢回應我們文化對基督信仰的攻擊（*Responding Courageously to our Culture's Assault on Christianity*）。作者將該書獻給委身於背起基督十字架，進入這充滿需要、混亂異常的世界，視反對為榮譽勳章的同路人。為本書作序的耶利米博士（David Jeremiah）熱情地說：「如果我有能力，我會讓每位美國基督徒都擁有這本書。」

陸慈爾博士從縱向歷史的角度，以及橫向社會現實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了美國社會今日問題的由來與症候，及其所反映的屬靈爭戰。本書不僅讓我們認識美國種種問題的根源，也敦促教會反思屬神的視角，甘願為真理走窄路。

##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第一、二章開宗明義，列舉美國文化領域的種種論戰，包括核心家庭的破壞、受害者意識的操縱、女權運動之後的墮胎／性革命／同性婚姻／跨性別等各種新潮現象，以及媒體主導下的文化等，

並指出這些問題的背後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負面影響。

文化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備受爭議，反映出大學精英與美國建國核心傳統價值的對峙。前者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對政治、經濟、教育與家庭等領域中的不平等現象提出解釋，並鼓吹專制主義的共產國家意識形態。然而1917年透過血腥革命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曾經實踐馬克思主義，卻帶來惡果。

就核心家庭遭受破壞而言，作者指出《共產黨宣言》中理論的毒害性。就操縱受害者的意識——即勞動者和女性的意識而言，作者認為，有心人藉此煽動社會的衝突，並加以擴大，延續到種族衝突之中。

至於女權運動，作者承認有其益處，比如減少男女不平等現象，但是這運動所引發的各種性革命，加上媒體的大力渲染，則使社會亂象倍增。

總而言之，第一章〈我們怎麼來到這地步〉中所闡述的美國文化戰爭，在本質上是價值觀的爭奪戰。每一個問題都有文化和歷史的深厚根源，需要有深入的瞭解，才可以獲得準確的認識。

第二章標題為〈重寫過往以掌控未來〉，作者舉出不少近年的例子。如，激進分子破壞紀念

教會的回應既關係到美國教會的前途，更關係到美國社會的前途！

The church's response concerns not only the future of American church, but also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ociety!

碑，攻擊建國元老；以馬克思主義視角改寫美國歷史，如辛恩（Howard Zinn）所寫的教科書《一部美國的人民歷史》，譴責西方文明；1973年修訂的《人文主義宣言》，則奠定了美國世俗主義的根基。



面對美國社會與歷史中的種種亂象，教會當如何回應？是妥協？是迎戰？還是沉默？是否只需要考慮出發點而不計後果？還是既需要有良好的動因，更需要有屬神的智慧——如同主耶穌所言，既需要「善良如鴿子」，也需要「靈巧如蛇」？（太10：16）

教會的回應既關係到美國教會的前途，更關係到美國社會的前途！作者呼籲：「如果我們在基督面前完全謙卑，以信心和勇氣來順服祂，我們的燈台將不會被挪去。」

## 多元化遭到利用

多元化是極具吸引力的觀念，然而不乏遭到亂用的情況。陸慈爾在第三章〈利用多元來分化與毀壞〉中，對此詳加討論。

他引用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所寫《激進人士守則》的內容，批評美國激進派以「社會公義」、「政治正確」、「多元」和「平等」等馬克思的理念為名，實質是在追求權力。這些人以個人生活方面的平等，取代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受造平等」的概念——那原是指人在神面前有同樣的價值，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力。

作者列舉了一般人對平等和社會公義的追求，指出致力於這類追求的人，忽略了人類的本性，以及世界總有不平等存在的事實。聖經所教導的，乃是基於所得恩賜的責任平等。邱吉爾曾一針見血指出：「資本主義本質的惡，是分享祝福時不平等；社會主義本質的惡，則是分受困苦時平等。」

作者肯定馬丁·路德·金所追求的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機會平等，但他反對各種與神的律法無關的所謂社會公義，比如環境公義、性別公義、教育公義、移民公義、經濟公義、生育公義。

今天許多大學的學科都以多元化為名，討論種族、族裔、性、性別認同等議題，以社會公義的理論目標，來攻擊主導團體的權利和優越性，讓所謂

「被欺壓的少數人」出人頭地。如馬克思哲學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倡導組織「被壓迫者聯盟」，把矛頭指向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視其為壓迫者。

另一個相關的重要概念，為左派教授克倫肖（Kimberle W. Crenshaw）所提出，即「交錯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簡言之，與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等相關的壓迫，源頭有多種，它們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互相交錯，形成多層次的壓迫；而這一切都與權力有關。如今是壓迫者（主要指白人）聆聽受壓迫者的時候，也是要改變權力面貌的時候。

這種觀念導致很多教授和學生因懼怕被指控為有偏見、種族主義和憎恨心理，而開始自我檢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一位著名教授魯斯特（Val Rust），在研究生課程上要求學生拼寫要正確，且要根據《芝加哥格式手冊》寫論文，竟遭到學生抗議，而學校最後要求他辭職。

與追求社會公義相關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已經滲透到教會之中。該理論認同馬克思，認為唯有被壓迫者親身的經歷才是最客觀的真實；因此，憲法或聖經應當由受壓迫者來解釋。而且，一個人的身分不能與他所屬的團體分開。例如，你身為白人，就被貼上壓迫者的標籤。個人沒有空間，也沒有恩慈、赦免、或和好可言。



黑人領袖斯蒂爾（Shelby Steele）曾指出「批判種族理論」的失誤。他在《白人內疚：黑人白人如何一起毀掉民權時代的應許》一書中提到：在黑白隔離時期，美國黑人只有責任而沒有酬勞；現在民權進步了，但黑人有時只要酬勞而不想負責。他警告黑人領袖：誤用「白人內疚」，反倒可能延續黑人的受害者身分；而



警告黑人領袖：誤用「白人內疚」，反倒可能延續黑人的受害者身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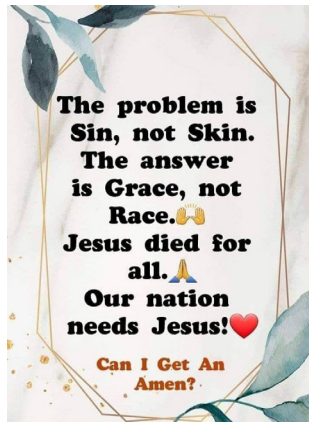
教會必須為缺乏主動、不關心種族差異而悔改。我們應該互相傾談，彼此幫助，建立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合一。  
The church should repent for not proactively caring about racial disparities. We should listen to each other, help each other, and to strengthen the unity founded by Christ.

「白人內疚」也可能被污名化，以為白人天生就享有特權。

美國社會的多元化走到極端，連數學也遭到清算。2019年10月22日，有一條大標題：「西雅圖公立學校將開始教導數學是壓迫」，因為數學是西方文化所用的。它造成了「一連串嚴重的罪：帝國主義、非人化、邊緣人的壓迫。」新的數學課程加入了社會公義問題，重點放在「權力與壓迫」及「抵抗與解放的歷史」。

此外，2019年眾議院通過的「平等法案」（參議院尚未通過），勢將摧毀宗教團體的聘僱自由，並容許變性男孩使用女廁等。

所有上述極端的「多元化」實例，都讓讀者看到，「多元化」主張如何給美國社會帶來分化與破壞。陸慈爾博士指出，教會面對如此極端的多元化分裂狀態，需要有清醒的頭腦，確信馬克思不是答案，福音才是。教會必須拒絕被社會公義理論所分化。我們知道，邪惡的根源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每個人的內心。膚色（skin）不是問題，罪（sin）才是。



不過，教會必須為缺乏主動、不關心種族差異而悔改。我們應該互相傾談，彼此幫助，建立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合一。我們也要自問：我們可以作什麼來改善平等與機會？

## 捍衛言論自由

第四章，作者以〈言論自由是為我，不是為你〉為題，一語道破言論自由的極端誤用結果。更有甚者，只要我不同意對方的言論，就可以稱之為「仇恨言論」，加以控訴、禁止。由此，言論自由走向其反面，成為禁止言論自由的理由。左派最擅長如此耍弄，一方面傳講容忍，但對任何膽敢唱反調的人，則堅定不移地不容忍。

禁止言論自由的觀點，來自馬克思哲學家。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精英很會用言論在辯論中取勝；言論自由會讓他們保持權力，所以不能容忍。因此一旦馬克思主義得勢，自由必將受到限制。

如今壓抑言論的現象在學術界已隨處可見，只有與「進步思想」相符的言論才可發表。一位馬克思學者費斯（Stanley Fish）寫了《沒有自由言論這

回事，這也是件好事》一書，把相信言論自由的人比作三K黨，偏執狂。主張為了平衡權力，必須毫不羞慚地使用兩種標準，來倡導後現代左派。

大學校園經常排斥異見人士；甚至還出現要求基督徒社團不可限定成員信仰等怪事。校園不容忍的核心是什麼？學者麥克唐納（Heather MacDonald）曾寫道：「其中心是一種世界觀，認為西方文化必定帶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色彩。教育的目標是，讓年輕人在愈來愈長串的受害者分類中，看到自己正是受迫害者。」

言論的不容忍現象已經通過立法的方式侵入信仰領域。加拿大立法規定，牧師不可以在電視上反對同性婚姻。該國有位基督徒因為公開反對伊斯蘭教，而被罰受伊斯蘭教師教誨340小時。

面對社會上、學術界和校園裡的禁言現象，連自由主義活動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都提出警告：這種激進運動對美國的多元秩序和個人自由構成了實際的威脅。如果啓蒙運動教過我們什麼，那就是：言論自由是透過願意讓異議者發言，並進入辯論、討論、激辯而來。

教會當如何回應這種禁言的趨勢？陸慈爾指出，贊成言論自由的主張可回溯至宗教改革。馬丁·路德有權為他與教皇和議會看法不同而辯護。另一方面，在過去兩千年歷史中，教會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仍然存活。16世紀的改教家拉蒂默（Hugh Latimer），在要面對亨利八世之前，自勉道：「你是在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前面說話。有一天你將對祂交帳。要對你的主盡忠，宣講神的話。」面對今日美國可能出台的限制言論自由之立法，信徒們要本著內心深處對神的追求，敬畏神過於烈焰，過於名聲！



## 辨識宣傳魔力

第五章的標題為〈以崇高的光環來推銷〉，作者清楚說明宣傳的方式與動機，並指出其根本目的在於改變人對實況的看法，以致於儘管反證歷歷在目，人們也不改其想法。

比如，透過宣傳，可以讓人相信「取消個人自由」是有好處的；「成為國家奴隸」是得自由與興

作者鼓勵我們提升甄別真理與謬誤、一半真理與謊言的能力，更要讓人看到我們的生命見證。  
The author encourages us to improve our ability of telling truth from falsehood, as well as half-truth from lie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live out our faith through life testimonies.

盛的門路。征服可以說成「解放」；每件事都可說成「為人民的福祉著想」。如此似是而非、混淆視聽的作法極其危險，基督徒需要學習如何辨識。

作者採用伯奈斯（Edward Bernays）所著《宣傳》一書中的見地，指出宣傳的本質是對群眾「聰明而且必要的控制」，是「眼所不見的機器」，可以掌控人們的思想，而不讓他們感到自己被控制。

它總是提出美好或更高的共同利益，或利用與群眾相關的權益，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且慣於以口號的形式來表述，也以此來掩蓋其邪惡的實踐。希特勒可說是這方面的行家，誠如他自己所言：「藉著不斷巧妙的宣傳，可以讓人們以為天堂就像地獄一樣，而最糟糕的地方就像樂園。」

宣傳的魔力可以體現在製造文化潮流上，也可以反映在集體妖魔化的力量上，更可以從當今的性革命上有所展示。作者引用薩甘特（William Sargant）所著《心智的戰爭：改變與洗腦的生理》中的洞見：瘟疫時期，人們會「暫時判斷短路」，容易陷入被操縱的狀態而不自知。當下的新冠肺炎危機就是實例，人們願意提供個資，容許政府加以控制，並自願盲從，這是前所未有的。

關於集體妖魔化的例子，來自蘇俄的移民塔巴羅夫斯基（Izabella Tabarovsky）寫道：「大量將文化人物妖魔化是蘇聯斥責文化的重要作法，這深入到每個工作場所和公寓。」她看到美國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不服從的代價就是公開受辱，被趕出『好意的』社群，被停薪；權力階級要執行管理就愈來愈不費力。」

以《同性戀的策略》一書為例，作者指出：同性戀者利用民權、愛和同情等，作為宣傳的工具。愛和同情的確是可以被誤用的。亞當夏娃背叛了神，但卻沒有停止愛——只是他們去愛神以外的東西，也專愛自己。

現代文化也採取「忽悠（gaslighting）」的手法來操縱人，把懷疑種進對方心裡，讓他質疑自己的記憶、觀念、甚至精神狀態。忽悠者慣於用權威



姿態講毫無根據的話，讓對方以為他/她知道得更多。結果，人會拋棄幾十年累積的觀察與研究，而接受新的意識形態／文化正統。

教會應當如何回應文化上的操縱現象？作者鼓勵我們提升甄別真理與謬誤、一半真理與謊言的能力，更要讓人看到我們的生命見證。

## 看清政經大方向

一國的政治經濟方向究竟應當走資本主義路線，還是社會主義路線？也同樣容易令人迷惑。本書第七章的標題問道：〈資本主義是疾病？社會主義是良藥？〉

陸慈爾首先從理論上抨擊《共產黨宣言》，進而以蘇聯政府為例，說明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的破產。

他進一步批判今日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或美其名曰「民主社會主義」。他們應許讓人民選出官員，華爾街受到管理，財富能平均分配；貪婪、種族差異、階級結構都會消失；國家擁有更多生產工具，控制商品和服務；個人自由還會受到保障；健康保險普及，大學免費，窮人補助增加等等。但是，到頭來卻完全可能變成謊稱民主的極權主義。

這方面的現代例子，如北歐的瑞典和南美的委內瑞拉。他們自稱為民主式的社會主義，但卻無法長久維持承諾。因為他們空談分配財富，卻無法製造財富。最終委內瑞拉導致經濟崩潰，而瑞典的經濟悄悄轉回以市場為主軸。



作者贊同資本主義路線的原因，其一在於人性基礎。資本主義不是基於人的貪婪，而是基於人的需要：資本家要做出滿足顧客需要的物品，才能成功。其二，從制度後果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若公司失敗，員工會受苦；在政府全面管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若政府失敗，則全國崩潰。其三，透過理性和歷史可以清楚看見：社會主義的本質必定會給貪婪和腐敗有更多滋生的機會。最後，只有資本

沒有勇氣的基督教就等於文化無神論。  
Christianity without courage amounts to cultural atheism.

主義經濟能讓一般人過著超過需用的生活水平。西方基督徒因收入超過所需，以致可以支持全世界的宣教事工。

## 守住性別防線

第六章談橫行的怪異性潮流。作者首先批評美國公立學校，讓孩子們落入世俗教育者和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國家教育部擬定的《綜合性教育》已經進入許多學校。這個課程的重點是教導怎樣享受性——在個人獨處時或與伴侶一起時；而且課程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

計劃生育協會還打算在洛杉磯嘗試新模式的「生育健康服務」，在高中附近開50間診所，因為該地區年輕人性病的增加速度太快；而診所竟被命名為「健康中心」。

更有甚者，基督教大學和神學院若不完全接受同性戀等（LGBTQ）的權利，就可能失去原有的經費補貼。學校的教職員也必須支持此觀點才被僱用。同樣的壓力也被加在基督教機構、基督徒企業、甚至教會上。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此後「變性主義」就橫掃全國。變性運動否定父母有管束孩子的權利，批評他們太過拘泥傳統。



教會當如何面對孩子被「性化」的現象？如何與變性的孩子互動？作者指出，我們需要聆聽自認是變性人的孩子，並對變性手術提出忠告。許多作過變性手術的人發現，他們性別不安的狀況並沒有改進；變性人的自殺率高達41%。

當代許多人在性別認同上倍感掙扎，我們需要嘗試去理解，和他們一起梳理各個層面複雜的罪和痛苦。在今天的文化裡，教會是最後一道防線，不讓性的神聖徹底崩潰。

在第九章，作者再回到LGBTQ的問題上，並以〈醜化！醜化！醜化！〉為題，舉出許多例子，只要膽敢反對同性戀、同性婚姻，或對其支持不夠徹底，無論是個人、機構或法案，均受到無情的抵制、打擊、羞辱、譴責、甚至仇恨。

作者指出，我們的確應該表態說話。我們必

須剛強、有節制、具同情心，不單知道自己反對什麼，更知道自己認定的觀點是什麼。在遭受錯誤的指控時，應當視自己為蒙福的，並且不把反對者視為敵人，反倒看他們為需要被釋放的人。

## 提防伊斯蘭的聯手

第八章闡述：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伊斯蘭教徒正在聯手。前者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天堂，後者要在美國實現伊斯蘭教法。兩隊人馬都認為，除非基督徒的影響力和資本主義被毀掉，他們的願景就無法實現。

作者舉的實例包括：世俗主義者要把基督教從學校裡清除，但卻歡迎伊斯蘭教在學校吸收信徒；為穆斯林在學校蓋祈禱室；教科書美化伊斯蘭，醜化西方文化；穆斯林兄弟會計劃「用高生殖率、移民和不願同化」來摧毀美國等。



作者提醒我們，不應視穆斯林為敵人，而應視其為被誤導的人，落入錯誤靈性與文化的捆綁中。當教會和「穆斯林作信仰對話」時，要提防對方的詭譎動機，切勿反被利用。要把福音傳給穆斯林，最好的辦法是和他們作朋友，但同時需要具有分辨的能力。

## 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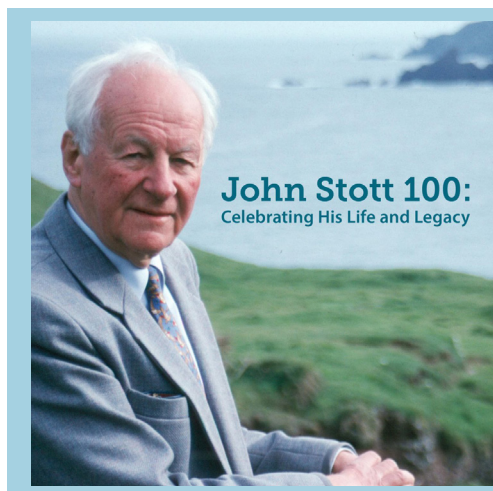
有人說得好：沒有勇氣的基督教就等於文化無神論。美國的現代文化對基督教愈來愈不容忍，教會有可能因懼怕而妥協，最終被世界所同化。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作者引用主耶穌對撒狄教會的吩咐來鼓勵信徒：「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啓3:2, 4）

我們當專一愛主，願意為主受苦，絕對不向文化的性革命低頭，願意為福音而活。

我們可以如此行的原因，也一如主耶穌對撒狄教會的提醒：「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啓3:3）我們每天都要深深地、不斷地悔改，才能保持活在主裡面。BTF



# 我們從斯托得學什麼？



編按：斯托得牧師（1921-2011）為福音派的大師，對全球基督教貢獻卓著。今年為其百年誕辰，各地多舉辦紀念活動，本文為資深文字工作者吳鯤生提供，激勵讀者效法先賢。

吳鯤生

百年前，英國一個醫生家庭喜獲男嬰，取名約翰·斯托得（John R. W. Stott）。男孩唸高中時清楚重生，隨即立志一生跟隨基督。

## 委身傳道的信念

1939年9月，英國對德宣戰，斯托得時念高中最後一年。學校安排高年級生到徵兵處體檢，以備滿二十歲時受召入伍。那時的斯托得以「和平主義者」自居，無意從軍。他打定主意將來要成為聖公會牧師（可「准予免除軍役」），於是寫信給主教海耳，表達有意申請作聖職人員。

主教應允安排，但仍勸導：「若一名年輕人藉這管道而免除兵役，在目前國家有難的時刻作這決定，似乎在道德上說不過去。」一個高中學生面對主教直白的忠言，需要某種膽識才撐得住吧？斯托得回覆主教：雖然他瞭解這樣的道德考量，但已十分確定蒙召獻身牧職；並確信更長遠來看，這是他個人報效國家的最佳途徑。

主教到若格比高中約見斯托得；之後寫信給他的母親，因為必須得到家長的確認。母親回信委婉陳述：「他們夫婦希望兒子大學畢業前……先不要急於確定未來的路。」在法國遠征軍團的爸爸接獲消息，急忙給主教和兒子各寫一封信，主旨也是「勸阻」。

19歲的斯托得仔細讀過父親的信，在宿舍裡「略帶憂傷」（他自己的用語）地回信給父親說：目睹世局和國人的需要，他有強烈的抱負要去服事；他一天比一天確信，成為傳道人是完成

上帝對他一生規劃的最佳途徑，希望父親放手讓他作決定。

斯托得的傳道之路一開始就波折不斷。就讀劍橋大學時，醫生爸爸甚至想切斷經濟援助，原因是不滿他拒絕日後從事外交工作。經過斯托得寫信爭取，及媽媽從旁協助，爸爸才電報回覆：「極度不悅，極不情願，勉予同意。亞諾·斯托得」

斯牧師將近七十歲時撰寫《當代基督門徒》，書中表白：他年幼時接受過一些教導，以致錯認職業有高下之分，金字塔的尖端是跨文化宣教士。「那時我受教導，若是熱心為主，應該加入宣教士行列。假如沒那麼熱心，應該在國內當牧師。如果連這樣的心志也沒有，那麼大概該選擇作醫生或老師。如果選商業、政治或媒體等行業，那麼就離冷淡、退後不遠了！」在該段結尾，斯托得承認，這種職業觀是錯誤的。

吊詭的是，很可能正是這個不合乎聖經的「聖職觀」，讓小斯托得頂住父親不留情的壓力，日後我們才得以擁有幾十本富有內涵的聖經註釋，以及不與時代脫節的論述。

這個「實例」不該讓我們因為「教義不正確」有時竟也帶來好結果，而忽略嚴謹的釋經。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但同時又存寬厚的心，包容有疑議的觀念，委婉、有耐心的持續溝通探討。有人說得好：「正確的神學無法保證一個人信仰純正（這一點，新約聖經寫得很清楚）；某些錯誤的神學觀，也不會使任何人自動被排拒於

不單是使命的後果，甚至是使命的本身，必須也包括社會和傳福音兩種責任；不然，我們就犯了歪曲耶穌話語的錯誤。 Not only the result of mission but also the mission itself should include both social and evangelical responsibilities. Otherwise, we have distorted the teaching of Jes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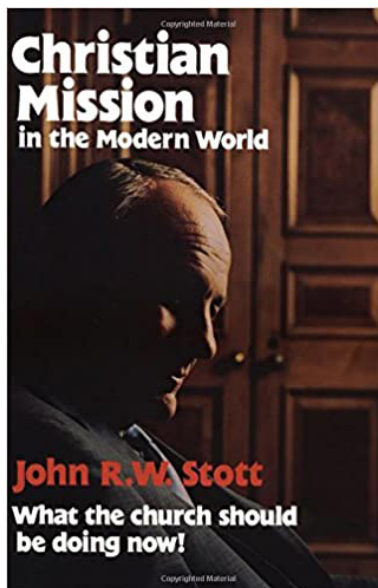
上帝國之外（真是萬幸）。」

## 鮮明的轉折點

1992年，斯托得出版《當代基督門徒》。談論「事奉」的那一段寫道：「當我們稱牧養工作為『唯一的事奉』時，我們大大的削薄了基督徒的事奉觀。因為我們使用那特定的冠詞（the ministry），給別人一個印象，使人以為牧養是唯一的事奉。……大概在二十五年前，我為自己持有這種想法而悔改，並且為自己用這種語言而悔改。現在我邀請有需要的讀者和我一起求主赦免。」

從該書出版年份往前推四分之一個世紀，就是1967年。之前一年（1966年10月），正是「世界佈道會議」在西柏林近郊舉辦之時。海天書樓在會議後出版《西柏林的呼聲》，裡面提到：「傳福音，傳福音，團結、聯合、傳福音！」「這是在西柏林舉行的『世界佈道會議』十天當中瀰漫每個角落的聲音。」

斯托得在日後所著《信仰與社會責任》（*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中說：「不錯，我承認，1966年在柏林舉行的會議上，我嘗試闡釋大使命的大版本時，曾提出這項主張。」什麼主張？「……教會的使命，按照復活主的吩咐，只有宣講、勸人歸信和教導。」「然而，今天，我的說法會有點分別。……如今我更清楚的明白，不單是使命的後果，甚至是使命的本身，必須也包括社會和傳福音兩種責任；不然，我們就犯了歪曲耶穌話語的錯誤。」



是什麼影響了斯托得？按照時間點分析，應該就是1967年4月英國的「聖公會全國福音派大會」。該次會議借基爾大學舉行，又稱基爾會議。

《十架門徒》一書作者司迪爾描述，會議中開創新局的人物之一「是安德森（Norman Anderson）——萬靈堂會友、倫敦大學東方法律系教授。他在大會中協助眾人清楚思考有關教會與世界這個領域。」「安德森承認說，他個人很晚才意

識到基督徒參與社會的重要性。……他跟朋友過去都視周遭的不公不義為常態。」

斯托得在《信仰與社會責任》中說：「基爾大會代表了『福音派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在這裡為著過去不成熟的孤立主義而悔罪，並且決定要對可見的教會及世俗世界，負起更多的責任，……福音派人士公開悔過，揚棄虛假的敬虔外貌。』」

除了這次會議的衝擊，至少還有三件事幫助斯托得勇於改變。

1968年，他應普世教會協進會邀請，出席該會在瑞典烏撒拉（Uppsala）舉行的第四屆會議。他在會議上勇敢發言，指出：「……協進會宣稱尊耶穌基督為主。……主耶穌基督差派教會去傳好消息，使人作門徒；我卻看不見這裡的人同心渴望遵行這個命令。」這表示普世教協一無是處嗎？顯然不是。六年之後，斯托得在洛桑會議開幕式上這樣說：「我相信『普世教協』某些思想錯了；但是我相信福音派部份主張也有錯誤。我們要從……批評我們的人身上學習；他們某些主張不是無的放矢，……是我們福音派的表現太過差勁、拙劣。」

其次，斯托得經常與第三世界的教會肢體來往，對他們的處境敏於觀察，使他不致於像部分歐美人士，將「罪」侷限於個人層面，而忽略了社會結構、政治經濟層面的藏污納垢。

最後，在修正「職業觀」一事上，除了虛心接受主內先進的教誨，他個人下功夫鑽研聖經也是重要因素。1968年2月，他在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發表「平信徒神學」系列演講，探討四個重要願景：教會（The Christian Assembly）、事奉（The Christian Ministry）、見證（The Christian Testimony）和團契（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有位萬靈教會會友透納（David Turner）回憶：「剛進司法界工作時，曾和斯托得討論，是否該離開這一行，轉而尋求接受按牧。他優雅但堅定地潑我冷水，要我別考慮這條路。他說：『我們需要基督徒律師。』」作為該教會的駐堂牧師，斯托得的確看待各行各業同樣蒙受聖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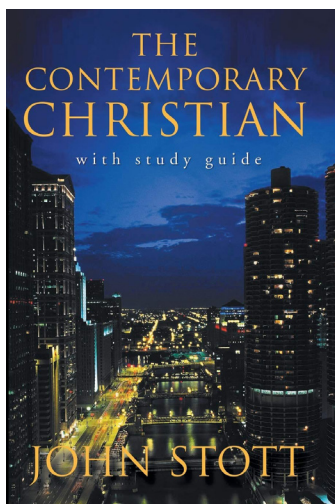
## 拆卸圍牆高牆

筆者自認屬於寬容者，譬如，對未戒煙的基督徒頗能包容。但當看到斯托得白紙黑字敘述：「『屬世』基本上不是指吸煙、飲酒、跳舞，或是打扮，看電影或穿迷你裙；而是指『時代的風氣。』」我仍然震了一下，心想：「這是怎樣一位膽大的仁兄？」

我們不應該為神劃分界線，或是將祂從我們生命中不屬宗教的那部份排擠出去。  
We should not set limits for God or keep Him out of the non-religious parts of our lives.

這種跳脫窠臼，不以外在現象評論何為聖、何為俗的言論，讓人耳目一新。

「時代的風氣」指什麼？《當代基督門徒》(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 裡似乎有線索。在討論「教會的牧師」那章，斯托得說：耶穌吩咐門徒不要效法法利賽人；這群宗教領袖喜歡坐主桌，喜歡別人稱他們為拉比。他指出，宗教領袖和地上的君王共同的特質是：渴求權力和名譽。



然後他引用美國監獄團契同工寇爾森 (Charles Colson) 的話：「人的國和神的國之間最大的分別是：對權力運用的看法截然不同。」「前者盡力操控人，後者竭力服事人；前者不斷推崇自己，後者尋求謙卑自己；前者拼命爭取聲譽和地位，後者費心費力提升卑微者和受藐視的人。」

在《平衡的基督教》小冊裡，斯托得再次語出驚人：「在一些人的觀念裡，我們的神好像只對主日崇拜和禱告會有興趣。不要誤會我，神的確喜悅我們的禱告和讚美——但是現在我們開始認識到祂關心世界、也關心教會；愛所有的人，而不是只愛基督徒；關心整個人生，而不單單是宗教層面。」

由上述引文中那句「現在我們開始認識到……」，可以知道他有過聖俗對立、二分的看法。

同樣的觀點在另一本書裡這樣呈現：「我們中間許多人所敬奉的上帝，實在太宗教化了。我們似乎想像說，祂只對宗教書籍、宗教建築物、宗教服務有興趣。……不是的，祂關心我們、我們的家庭和朋友；關心我們的工作和嗜好；關心我們的國事和社區。……我們不應該為神劃分界線，或是將祂從我們生命中不屬宗教的那部份排擠出去。」

我認識一位主修電影的弟兄，一生職志為拍攝福音電影。十多年前，我投稿《基道閱讀》，文中引述斯托得的見解：「我們需要基督徒製片家，不單去製作帶有清楚信息的基督教福音電影，並且也製作健康的作品。後者不但能間接地讚揚基督教個人價值與家庭價值，也能榮耀基督。」弟兄讀到後，非常激動，說他多年來一直「禁錮」在「只有拍福音電影才是服事主」的籠子裡。

過往四十年，華人教會也不斷省思。羅秉祥引用《重尋創造》(Creation Regained) 一書的論點：人類的生活不是某些層面屬靈，某些層面屬世；而是每個層面都可能趨向屬靈，也都可能趨向屬世。他列舉一些不甚健康的實例：「有位基督徒因為想報考西方文學研究所，心裡有罪咎感；另一位基督徒認為除了教會聖詩，其他的音樂都不好聽。也有不少團契輔導對哲學懷抱畏懼，甚至存有敵意，不鼓勵契友接觸。」

近年來，華人教會在聖俗關係的認知上，朝向健全、合乎聖經的方向前進，令人欣慰。

## 搭建橋梁

有一對在英國基督徒家庭成長的兄弟，唸不同的大學；一個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一個成了不可知論者。斯托得和他們談話，問他們是否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真的？年輕人回答：「我們對基督教真不真實不太有興趣；我們想知道的是，基督教與現今這個世界相不相干？……基督教發源於兩千年前的巴勒斯坦，怎麼可能向今天的我們說話？」

斯托得至少在兩個場合提到這場交談。「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每一次我回想這件事，仍感到無法釋然。」另一次他寫道：「我常常為那次談話感謝神，(它)帶給我生平最强烈的感受，(令我)發覺一般人認為聖經與他們之間的鴻溝何其深。」

「鴻溝」？可不是嗎？

時間的鴻溝——新約是古老的經卷，舊約更加久遠。

地理的鴻溝——中東巴勒斯坦和我們的距離。

閱讀者的鴻溝——聖經作者當初落筆時，是要傳達什麼意思？它今日還會對我們說話嗎？

文化的鴻溝——斯托得感慨：「我在某一種文化中長成，拿著另一文化背景下寫成的經文，要怎麼對第三種文化背景中長成的人傳講？」

可能是因為那一場與兩兄弟的交談，斯托得把講道定位為「搭建橋梁」。他說明，教會歷史中不斷有人努力將聖經信息與當代文化連接起來。

如何跨越文化鴻溝？斯托得說：「上帝向世人說話時，沒有用天上的語言和文化，否則我們根本無法領會。上帝也不以霹靂晴空、一道閃光的非文化方式，曉悟我們。相反的，祂……採用了人的語言、進入了人類的文化，來和我們溝通。」「神的話沒有一句是在文化真空中發出的；祂的每句話都有文化背景。」「我們要分辨，什麼是神永恆不變

所謂基督徒的思考力就是：以基督徒的觀點思考每一件事情。  
The so-called Christian mind is to evaluate everything from a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的啓示，什麼是祂選擇的文化陪襯。文化陪襯在應用時可以改變，永恆的啓示不變。」

斯托得舉例：「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洗腳』是尋常的文化習俗。那麼在今天，我們該如何實踐『你們當彼此洗腳』的命令？第一，不應當完全摒棄；第二，也不是按字面採納；第三，我們該做的是文化移植。」「這兒的重點是：我們若彼此相愛，就應當彼此服事。沒有哪一種服事太髒、太卑下、太沒份量，使得我們怯步。如果我們不方便幫人洗腳，我們可以去洗碗或掃廁所。」

要怎麼學習「搭橋」？斯托得指出，先從「雙重拒絕」開始：先是拒絕「過度浸泡在上帝的話語中」，因為過度浸泡會使我們留戀，而不想進入世界，將上帝的話去照耀世人。其次是拒絕「過度地投入世界」，一旦過度投入，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它影響而效法這個世界，忘了把世界放在上帝話語的檢視之下。

接下來要「雙重聆聽」——聆聽上帝的話，也聽這個世界發出的聲音。斯托得說：「我們周遭的聲音，和聖經發出的聲音往往互相衝突；我們之所以要聆聽兩種聲音，是要找出它們之間的關係。」

他提醒我們，兩種聆聽的態度不相同：「用謙卑、敬虔的態度聽上帝的話，立志遵行。……用批判、儆醒的態度去聽世界的聲音，渴望明白，但立志不一定要相信或遵行；我們是要從它的角度看事情，然後求主賜下恩典，讓我們知道如何回應他們的需要。」

1977年初，斯托得發起一個研究小組，探討當代基督徒必須思索的公共議題。1982年1月，「倫敦當代基督教學院」（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成立，第一屆課程（十週）於同年4月開辦，27位學員來自14個國家。這

個學院背後的思想主軸，就是「雙重聆聽」。

## 理性和信心

斯托得引用經文：「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五7）指出聖經將「信心」和「眼見」作對比，卻不以信心和理性作對比。

他強調：「我們的思考力是神給的禮物，是上帝賜給人的形像中很重要的層面，如果我們不思考，無異於侮辱神。」「當我們或是透過科學，或是藉由聖經『以神的思想來思想』時，我們就是在榮耀神」。

斯托得十分操心基督徒群體中的反智現象，在許多場合呼籲：「別埋沒你的頭腦！」（他曾著 *Your Mind Matters*，或譯「請善用你的大腦」）。

1999年1月，台灣教牧界請他來主領講座：「新千年，新異象」。正式聚會之前加開的青年講座，就是以思考力為主題。他告訴大家：勤於思考能榮耀神，豐富我們的敬拜和信心，使我們的見證更有力。

「所謂基督徒的思考力（Christian Mind）就是：以基督徒的觀點思考每一件事情。基督徒的思考範圍不是單指宗教領域，而是以基督徒的觀點來思考每一件事。」

如何培育思考力呢？他說：「最好的途徑是，從聖經歷史的架構去看事物的運作。」他解釋道：「聖經對歷史的觀點，和一般歷史書不一樣。一般歷史書是從朝代、文明的興衰交替來看，就好像中國許多偉大的朝代一樣。……聖經看歷史乃是從重大事件來看過去、現在和未來。聖經記載了四個重大事件，主導四個重大時期……依序是創造、墮落、救贖，和最終的結局。」

以第一個事件為例，斯托得說：「要談基督徒的思維力，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神創造了一切。萬物受造之前，除了神自己，沒有其他事物存在，只有獨一的神是永恆的。創造的最高點是人的受造。……神造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和人建立愛的關係；人的存在，是為了實現愛神、愛人的初衷。」

基督徒經常溫習這思考結構（四大重要事件），看待事情、判斷對錯就能夠準確一些、合乎聖經些、也貼近上帝的心意些。

斯托得在一次系列演講中提到：理性至少和基督徒生活中六個範疇有關。這裡以「神的引導」為例。如果我們需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必須一

在了解啓示與應用啓示的過程中，理性極為有用；但理性永不能取代啓示，沒有啓示，理性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深淵中掙扎。 Reason can be extremely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both reve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Nevertheless, reason can never substitute revelation. Without revelation, reason can only fumble around in dark abysses.

開始就把上帝「一般性」的旨意，和「個別性」的旨意分辨清楚。

譬如，為婚姻的禱告。聖經的指引是通則：婚姻是神設立的；婚姻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伴侶之情；聖經的原則是一男一女；性關係限定在婚姻之內等等。至於你未來的妻子是李阿珠，還是陳美玉，聖經不會告訴你。

那怎麼辦？斯托得說：「要運用神給你的頭腦和常識」。當然你仍然需要祈求神帶領，也可以徵詢父母或你信任之人的意見。但是，「最後你得自己作決定，也相信在過程中，神會引導你。」

斯托得補充了一句：「我不否認歷世以來有些屬神的人，宣稱從聖經中得著很詳盡的帶領。可是，我必須重申：這並不是神通常使用的方法。」換句話說，基督徒人生中面對的大小抉擇，要使用上帝賜給我們的理性去判斷，而不是因為怕麻煩、怕作錯決定，就巴著上帝，要上帝直接給個現成的答案。「通常神的引導方法是理性的，不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說，祂透過我們的思想過程向我們說話。而這個思想過程，是祂創造我們時，放在我們裡面的。」



斯托得對「情感」有什麼教導？「……情感是人性中基本的一部份，也是我們跟隨主、作主門徒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福音書記載，耶穌曾經在七個場合中『動了慈心』。譬如，他憐憫飢餓而沒有人引領的群眾、拿因的婦人、被麻瘋折磨的病人、和瞎眼的乞丐。」

把思想和情感放在一起時，要注意些什麼？「我們不應該成為情感激動的基督徒，到一個地步，完全不去思考；我們也不應該成為理性至上的基督徒，到一個地步，完全不去感受。這都不對，神創造我們成為人，……是理性而感性的。」

雖然兩者同樣重要，但斯托得好像將理性略略提高於感性之上。他認為，從消極面來看，「思想是管理感情的；或說，思想應該是管控感情的。」

他指出，歷代以來一直有人鼓吹情感的釋放。

古希臘時，人們會在醉酒宴樂中敬拜巴吉斯。今日，流行的佛洛伊德主義主張：壓抑情感是危險的。而某些存在主義思想更是火上加油，鼓勵人在『活出自己』和『表達自己』中找尋真我。斯托得提醒，我們整個人是被罪污染和扭曲，所以我們情感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邪惡的，需要分辨。他認為，在我們發怒，或是去表達愛意之前，「應該先讓頭腦檢視我們的情感。」

其次，「從積極面看，理智啓發情感。」斯托得以耶穌復活後與兩位往以馬忤斯的門徒談話為例。當耶穌離開後，兩個門徒對望：「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他說：「火熱的心是一種深切的情感經驗，但它是由耶穌聖經教導引致的。沒有一樣東西像真理一樣能使我們的心火熱，尤其我們以清新的角度讀神的話時，我們的心便會挑旺起來。」

斯托得為這一段作了小結：「我們要學習同時使用思想和情感；……容許我們的思想去激勵我們的情感。」

可能有些人擔心，他會不會把理性的位置放得過高？在與愛德華斯對談「聖經的權威」時，斯托得清晰地指出：「在了解啓示與應用啓示的過程中，理性極為有用；但理性永不能取代啓示，沒有啓示，理性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深淵中掙扎。」顯然，他雖看重上帝賜予人類的思考能力，也深刻體認理性有其極限。

## 忠於傳統，超越傳統

### 1. 認清重點，捨棄旁枝

1974年洛桑福音會議之後，斯托得受委任籌劃研討會，探討「福音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會議於1978年1月在百慕達的柳樹堤（Willow bank）舉行，與會人士33位，包括新約學者馬歇爾（I. H. Marshall）、維真學院巴刻，此外尚有韓國、巴基斯坦、印尼、印度、迦納等的代表。

斯托得在會中擔任主席，也是報告書的起草人之一。討論過程對他應有相當程度的激盪。1980年，主辦單位整理出版了《務實探討》（*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一書，序文由斯托得撰寫，完稿日期為1978年聖誕節。

同年同月（1978年12月）出刊的《今日基督教》雜誌，刊出斯托得撰寫的短文《基督徒與穆斯林》。這一頁的文章被宣教士帕謝（Phil Parshall）注意到，並將關鍵段落引述於《勇闖新天地》一書。第七章「穆斯林歸主者的教會」起頭這

他常保赤子之心，願意真誠地認錯；然而面對真理之爭，有時也會勇於堅持「吾愛朋友，尤愛真理」。Throughout his life Pastor Stott preserved his innocence and was always willing to sincerely admit his mistakes. Nevertheless, on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truth, he woul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loving truth more than friends”.

樣寫道：

「斯托得對發展『耶穌清真寺』的可能性，有以下意見：『基督徒』這名詞會使穆斯林聯想到每一樣他最憎惡的事：十字軍東征、物質主義、西方國家的道德淪亡，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因此我們要思考的是，能否發展一個全新的方式傳福音。……我們能否想像，歸主者在毋須放棄伊斯蘭文化（這樣做被視為叛國者）的情況下，成為耶穌的跟隨者？甚至我們能否考慮，以耶穌清真寺代替教會，以耶穌穆斯林這稱呼取代基督徒三個字？」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斯托得在不斷沈思與沈澱，努力分辨：哪些是「文化外衣」，哪些才是不可更動的「永恆啓示」？

斯托得發表這個構想距今超過四十年，似乎未有太大迴響，可見先知總是寂寥，傳統的約束仍然堅實，但也可能是實務上踐行不易。希望未來有人繼續探尋可行之道。

## 2. 永受火湖之苦，或永不存在？

正統信仰教導，生前未悔改認信的人，死後將在硫磺火湖中受苦；但斯托得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耶穌和門徒形容地獄的話（火湖、黑暗、第二次的死），是不能按字面解釋的。為什麼？「因為有火就沒有黑暗。」「其次，就人的知覺而言，人怎麼可能在巨大壓力下，沒有任何喘息機會而不崩潰？」不過斯托得接著說：「但人的感覺搖擺不定，不是最高權威。」

他從四方面來討論：

(1) 語意：「毀滅」通常是用在最後結局上。若說要受毀滅之苦，而竟沒有毀滅這回事，是很奇怪的。有人說，因為人是不朽的，所以不可能毀滅。斯托得說，這不正確，「因為靈魂不滅是希臘人的想法，不是聖經說的。就聖經的啓示而言，只有神本身是不朽的」。

(2) 地獄之火：「火的功能不是要使人疼痛，而是要燒毀。……若有東西投進火裡面，卻不銷毀，那很奇怪。」當然也有不少理由不同意這說法，斯托得列舉了其中四個。

(3) 公平原則：「若是在有限的時間裡犯的錯，卻要受永遠的苦，實在不成比例。」「我絕不認為背逆神是小事，……我只是說，在永恆中知道自己在受苦這個觀念，似乎不合聖經公平的原則，除非那個人永恆中永不悔改。」

(4) 普救論：他不認為有普世得救這回事，「雖然有許多經文表面上看起來是講普世得救，……但這些經文不會使我贊成普救論，因為還有很多經

文說到地獄的可怕。」

斯托得說：「我遲遲不發表這個看法，一方面是對傳統解經一直存敬重之意；另一方面是因為我一直看重福音派之間的團結。……我想這是一種嘗試性的說法，我真心期待坦然的討論。」

斯托得對「地獄之火」的看法，引起軒然大波。令他相當難過的，是老朋友巴刻如此反應：「那些準備接受『有條件不朽』（指斯托得）的人，是故意排拒『聖經明顯的意思』」。比較欣慰的是，新約學者布魯斯（F. F. Bruce）寫信給他：「滅絕說，對相關的聖經篇章而言，當然是比較可接受的詮釋。……對我而言，我採未可知的立場。」

巴刻和布魯斯評論斯托得牧師的「非永刑說」，大約都發生在1989年。事隔六年，英國《第三條路》（*Third Way*）雜誌訪問斯托得，記者沒有略掉這個爭議話題。他如此回答：「在《當代神學對話》一書中，我說到『永刑』可能是指惡人最終要被毀滅，而不是他們在有意識的狀況下永遠受苦；……這是『嘗試性』的說法。我情願稱自己是不可知論者，我認識的一些新約學者也是如此。就我看來，聖經對此教訓尚未明確到能夠武斷的判定孰是孰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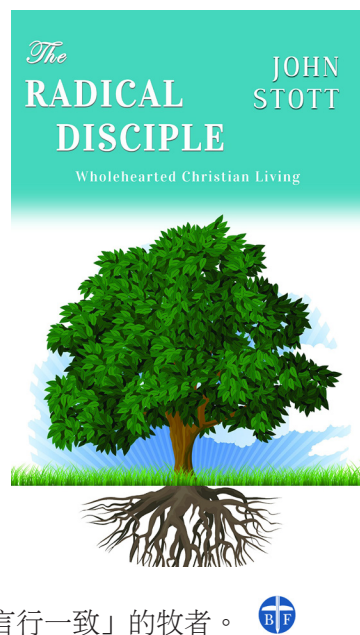
牧者與牧者之間，學者與學者之間，面對不同看法時的態度，也是我們可學習之處。

## 結語

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人，斯托得牧師也不例外。難得的是，他常保赤子之心，願意真誠地認錯；然而面對真理之爭，有時也會勇於堅持「吾愛朋友，尤愛真理」。

斯托得晚年最後一場講道，以「學像耶穌」為題與會眾互勉；或許，這正是他一生的寫照。感謝上帝，為我們預備如此一位「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牧者。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前《校園雜誌》主編



# 「聖靈」與「幽靈」(一)： 基督教共產主義的來由

李 靈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使徒行傳2:1-4）



這是新約記載耶穌離世升天後，聖靈第一次降在門徒中間的情形。自此以後，聖靈主導著地上教會的存在與發展。耶穌在上十字架之前曾對門徒應許：「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翰福音14:16-17, 26）這表明，基督教的歷史是聖靈運行的歷史，引導著信徒從重生至成聖的道路。

## 凡物公用的生活模式

人們尋求一種信仰，就是追求一種新的生命價值觀，並在其基礎上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信仰／生命價值觀／生活方式，這三者之間是相互印證且彼此鞏固的。基督信仰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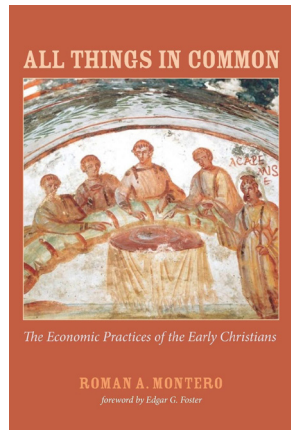
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彼得和門徒放膽作見證。「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信的人都在一

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2:41-47）

彼得通過見證基督復活，領人皈依基督，不但建立了教會，而且開展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所隱含的，就是「凡物公用」的經濟價值觀。

把這樣一種團體生活方式稱之為「共產主義」，則是後來的事。學者蒙特羅（Roman Montero）2019年發表在《教會生活》（*Church Life Journal*）雜誌上的「早期基督教共產主義資料」（*The Sources of Early Christian Communism*）一文中指出：

「當我寫《凡物共用：早期基督徒的經濟實踐》（*All Things in Common: The Economic Practic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s*）這本書時，有人建議我不要在正文中使用『共產主義』一詞，因為它有許多負面含義。很多人在聽到『共產主義』一詞時，馬上會聯想到兩種情況：一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等極權主義政權；二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在那理想國度裡，全世界都生活在沒有私有財產或國家的狀態



之下。事實上，這個詞的古典意義所指的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為首要道德原則的社會關係或結構框架。我沒有用其他詞彙來取代這個術語，只是賦予了共產主義以實際含義，並將其與其他的社會關係原則（如等級制度或交換）進行對比。我堅持使用『共產主義』一詞的原因很簡單，即它是描述早期基督徒經濟實踐最合適的術語，並將他們與更大的羅馬世界區分開來。對這個問題研究得越多，我就越相信這一點。」

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中，有些與現代工人運動相同之處值得關注，其中一點是：基督教在產生之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 In early Christian history there were noticeable similarities to modern labor movement, among which was the fact that Christianity started as a movement of oppressed.

蒙特羅進一步指出：「如果有人覺得這個詞令人反感，也許我們可以採用新約時代希臘語中的*koinonia*，它是新約和早期基督教著作中經常使用的字。若正確的翻譯，這個字的字面意思類似於communism（共有共享），不是大寫（指特定主義）而是小寫（指其性質）。」

## 對後世的啓迪

源於拉丁文*communis*的英文communism，原意為「公有」。於19世紀30年代之後才被廣泛使用，以此描述一種「各取所需、共有共享的理想社會」。蒙特羅在書中以充分的事實證明，這種「經濟實踐」在基督教歷史上經歷了幾個世紀，廣泛而持久。因此可以肯定，此後一切有關「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遐想和藍圖，均由此萌芽，並受其啓發。

恩格斯於1894年完稿的〈論早期基督教歷史〉，是他臨終前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他用了大量篇幅，比較當時的工人運動與基督教初期教會的狀況，開宗明義地指出：「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中，有些與現代工人運動相同之處值得關注，其中一點是：基督教在產生之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最初，它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以及被羅馬征服或驅散之人的宗教。」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雖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思想史上最成熟、最系統、甚至是最「科學」的理論，卻始終將基督教初期教會的生存狀態作為他們的思想來源。

當門格爾（Anton Menger）教授驚嘆「社會主義竟沒有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出現」時，恩格斯斬釘截鐵地反駁他：「這個『社會主義』——按它當時可能的程度——確實是存在過的，而且還取得了統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在恩格斯眼中，基督教當時的存在方式，就是他想像中的「社會主義」。

因此，當1848年整個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為了改善生活條件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時，他和馬克思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最後鬥爭」

，其目標就是實現「共產主義」。為此，他們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如先知一般地發出時代預言：「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



蕩……。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一切勢力公認為是一種趨勢。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的時候了。」

教會因聖靈降臨而誕生，信徒聚在一起，分別為聖，形成別具一格的生活方式。這段美好的記憶構成了人們嚮往的願景。「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理念，恰如「幽靈」一般，尾隨著人類兩千年歷史，又從十九世紀的歐洲漂浮到了今日的美國。

本文首先要釐清「基督教共產主義」的確切涵義。

## 舊約的扶弱濟貧觀

從舊約中我們可以看到，猶太人在歷史中形成一些傳統。譬如，箴言13:25：「義人吃得飽足；惡人肚腹缺糧。」這表明，貧窮是惡人生命的惡果。

然而，總體上講，聖經教導人扶弱濟貧。譬如，申命記10:18-19強調，神「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幫助弱者、愛護鄰舍的教導貫穿整本聖經：「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命記24:19-21）



God shows love to the foreigners living among you and gives them food and clothing. So you, too, must show love to foreigners.

DEUT. 10:18-19

World Relief

詩篇中也充斥著為弱者伸張正義、施行公義的教導，譬如，「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82:3-4）「施恩與人，借貸與人的，這人事情順利。他被審判的時候，要訴明自己的冤。……他施捨錢財，周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112:5, 9）

相類似的表述大量出現在舊約其他書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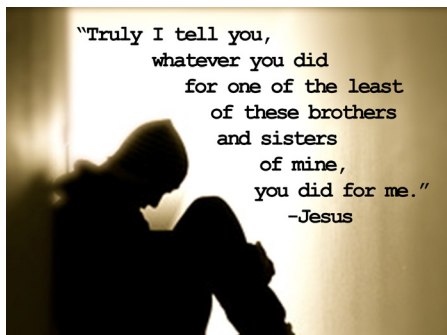
基督教早期教會「共有共享」的生活方式，若說完全是受了聖靈的感動，也絕不為過。……這種生活方式能夠出現，無疑是有聖靈的烙印。 It's not an overstatement in asserting that the "shared communal" lifestyle of early church was inspired completely by the Holy Spirit. Without doubt, the emergence of this lifestyle carried the hallmark of the Holy Spirit.

這些諄諄教導，在猶太民族漫長的歷史中逐漸被內化，成為基本的道德價值觀，維繫著人們之間的關係，從而構成了相互依存共同體。這種關係一方面不斷受到貧富差距的衝擊，另一方面也不斷通過信仰生活被確認和鞏固。

到了新約時代，商業和戰爭使得人們交往的範圍大大超出以往。對猶太人而言，便產生了如何對待「外邦人」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整個民族。猶太人是信仰認同（認定自己是被耶和華神揀選的民族）和種族認同（為亞伯拉罕的後裔）相重疊的民族。在亡國之後數千年，他們依舊維持著特有的生活習俗與規矩（即律法），對外邦人相當排斥。雖然他們有著幫助弱者和貧困人的道德觀，但對象卻是自己的族人。要把援手施加到外邦人身上，讓他們也「共享」自己的財物，這道坎並不是每個猶太人都能跨越的。

## 帶著聖靈烙印的生活模式

這正是主耶穌開始傳天國福音時，所面對的處境。馬太福音25:31-46和路加福音10:25-37的比喻，都講到要幫助弱者，與貧窮人分享。一些學者將這些教導視為基督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認為是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石。然而，這些教導能夠得以傳承、落實，絕不是基於政府的法律規定。



耶穌是要跟隨他的猶太人，把已經由信仰內化為道德的行為，拓展到所有信徒身上——包括外邦人。聖靈降臨後，信徒們過著「凡物公用」「共有共享」的生活。初代教會這種出於愛心、相互照顧的模式，在各個地方很可能得到流浪漢、奴隸、無產窮苦人的熱烈響應，甚至趨之若鶩。

隨著私有財產在人類歷史上的發展，私有化觀念已經普遍植根於人心；甚至有人把財產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若不是已經內化為道德理想的信仰之故，人們絕對不可能自覺自願地將自己的私有資產無償地奉獻給團體共享。

基督教早期教會「共有共享」的生活方式，若說完全是受了聖靈的感動，也絕不為過。「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

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傳4:32）這種生活方式能夠出現，無疑是有聖靈的烙印。因為「凡物公用」的觀念若不成為每一個成員的共識，就無法形成群體的經濟實踐。而這時候，若有人口是心非或言行不一，就必然會破壞團體的關係，導致彼此猜測；若不加以制止，這個團體很快就分崩離析。

使徒行傳第5章中，亞拿尼亞夫婦的案例即是明證。他們因謊稱奉獻了所有的錢財，被彼得指責為「欺哄聖靈」，而相繼仆倒在眾人面前，立刻斷氣身亡。其實，從彼得的斥責可以看出，教會並未以高壓的方式要求信徒不可保留自己的財產，但是卻要求在神面前要完全誠實。這件事的懲罰似乎嚴厲，但卻是必要的。因為「共享」經濟必須出於自願，而且要聖潔、正直，才能長久，不致亂了章法。

## 集體記憶的衝擊

初期教會「凡物公用」的模式具有基督教屬靈正統的意味。早期教會這種共享的生活方式究竟延續了多久？根據蒙特羅的研究，至少長達兩個世紀。

第四世紀之後，在君士坦丁大帝（A.D. 272-337）及後來幾代皇帝的庇護和推動下，基督教逐漸成為國教。在基督教的正史中，再也沒有提到過這樣的生活方式。至於在主流的國教之外，是否還有一些零星的教會依舊過著「凡物公用」的生活？也無史料可考。

但是，早期耶路撒冷教會「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種「集體記憶」，根植於一部分信徒的心靈深處。尤其當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腐敗現象嚴重、社會不公加劇的時候，很容易刺激教會內一部分人，追憶起早期教會平等互享的生活。

在基督教漫長的歷史中，由於這樣的追憶和嚮往，陸陸續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或「基督教共產主義」思想；也出現過數次與之有關的社會運動。

## 與社會主義不一回事

當然，並非每位學者都認為早期教會「凡物公用」的生活可以用「共產主義」來表述，或認為耶穌基督提倡「公有制」，或耶穌基督就是社會主義者。

傾向自由主義的經濟教育基金會名譽主席里德（Lawrence W. Reed），曾經指出：耶穌不是社會

基督教共產主義也不斷想要將基督信仰內化，在人們心中樹立仁慈、善良、正義、平等和同情等價值觀。Christian Communism has made efforts to internalize Christian faith, trying to indoctrinate values such as benevolence, kindness, justice, equality and compassion.

# WAS JESUS A SOCIALIST?

Why This Question Is Being Asked Again,  
and Why the Answer Is Almost Always Wrong



LAWRENCE W. REED  
Foreword by Daniel Hanan

主義者。因為耶穌提倡自願捐贈和慈善關懷，而不是政府強制徵稅；這從「凱撒的歸凱撒，基督的歸基督」的政治與信仰分野原則可以看出（參馬太福音22:21）。耶穌完全不會主張藉助政府的力量，剝奪有產者的財產，來實踐共有共享。

事實上，在耶穌的時代，希伯來許多地區基本上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

各個大小不等的社會群體，或者是宗族性的，即由族內長者帶領；或者是宗教性的，由教內的主導者帶領；並不是處於政府的管轄之下。所以，研究者一般都把那個時期的環境認定是無政府社會。

直到十六世紀，一些思想家總是把對共產社會的憧憬與無政府主義相關聯。共有共享的團體是否具有「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根據政府有否對居民財產進行強制性再分配來判定。

另外一個反對把早期教會「共有共享」經濟實踐描繪成「共產主義」的學者，是保守派福音派的摩爾（Johnny Moore）。他曾在素有「基督教右翼堡壘」之稱的自由大學任宗教學教授。在福克斯新聞電台的托德斯塔恩斯的主頁上，他乾脆聲稱耶穌是資本家。

美國家庭協會主要領導人費舍爾（Bryan Fischer），是保守派傳統主義者，他也聲稱耶穌是一位倡導「自願重新分配財富的資本家」；只不過他的語調相對溫和。

英國浸信會著名傳道人司布真（C.H. Spurgeon, 1834-1892）對社會主義教義持批評態度，並警告那些尋求社會主義的人「可能很快就會接受太多」。具體而言，他認為信奉集體主義基督教的個人，實際上是沒有信仰的。他說「我不會讓你用基督教的黃金換取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便宜金屬」。

## 現今的基督教共產主義

儘管人們對早期教會的「共有共享」經濟實踐持有不同的看法、觀點和立場，但是，過往的事實以及它對歷史的影響，總是無法否認的。

近代史上，「共產主義」的實踐過程劣蹟斑斑。列寧主義第三共產國際倡導的暴力革命，在蘇聯採取紅色恐怖政策；繼任者斯大林黨同伐異，殘

暴屠戮；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實行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對經濟、社會和文化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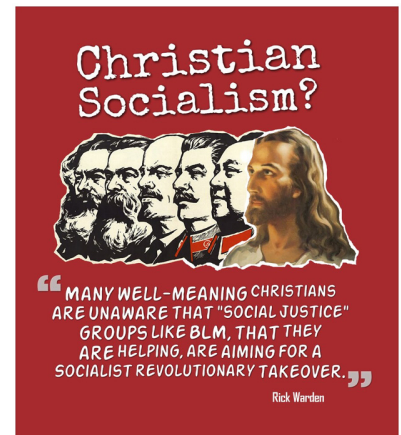
然而，歐洲及南美洲各國的左派政黨仍抱持「共產社會」的理想，希望能實現聖經中記載的理想模式。如：基督教社會主義政黨、秘魯農業人民陣線、基督教民主黨（希臘）、公民左派（智利）、基督教社會黨（荷蘭）、基督教社會黨（瑞士）、前身為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基督徒（英國），隸屬於工黨的社會主義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羅馬尼亞）、民主復興黨（希臘）、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聯盟（荷蘭）、社會基督徒黨（意大利）等等。

究竟如何定義「基督教共產主義」呢？米蘭達（Jose P. Miranda, 1924-2001）曾寫《聖經中的共產主義》（*Communism in the Bible*）一書，2016年有本雜誌（*Gospel Plow*, 8月21日）刊登一篇文章，引用他的觀點，題目為〈基督教就是共產主義〉（*Christianity is communism*），認為他將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直接畫上等號。我無法接受這樣的說法，但是，早期教會的生存狀態對此後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及社會運動的影響，的確是無可否認的。

我認為，基督教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人們面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不公導致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的反響，並以早期教會「共有共享」的經濟實踐為藍圖，逐漸形成的政治理想，作為未來的社會發展目標。

這種思想及其發動的數次社會運動和社會實驗，與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和其共產主義運動，有相當大的出入。然而，在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等問題上，兩者幾乎一致，都認為資本主義會刺激人性的貪婪；而且也都認為，要創造一個像早期教會「凡物公用」的理想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

基督教共產主義也不斷想要將基督信仰內化，在人們心中樹立仁慈、善良、正義、平等和同情等價值觀。（待續）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 靈恩：熄滅？延續？

## 中國家庭教會的一個視角

呂居

編按：本文為《正視非靈恩思潮》一書序之摘錄；該書為溫州鄭大同長老所著。為便於讀者吸收，編輯將文章結構略作調整。

**鄭**大同長老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歷中國家庭教會復興的長輩，是為信仰坐過監、受過逼迫的教會工人。鄭長老和同工們所經歷的聖靈恩膏與能力，是國外駐堂牧師或神學院教授所難以想像和理解的。他在仔細研讀《聖經》的基礎上，對“靈恩熄滅？還是延續？”這個敏感議題進行了處境化的思考。

美國牧師麥克阿瑟（John R. MacArthur, Jr.）於1992年寫《正視靈恩》一書（2015年中譯，原名 *Charismatic Chaos*），其中一些觀點近年來在中國教會逐漸流行，導致某些教會對於靈恩現象出現偏頗、極端、過於苛刻的指責。鄭長老認為，這種觀點與中國家庭教會在復興過程中所經歷的聖靈恩膏不相符合，因而奮筆疾書，從老一代見證人的視角，坦誠自身所經歷過的靈恩，以期幫助中國家庭教會形成平衡而開放的態度。

### 對靈恩運動的批判

《正視靈恩》是1978年出版的《從教義審視靈恩》一書的更新與擴充。該書秉承宗教改革以來新教的正統立場，以聖經作為信仰的基石與圭臬，闡述了靈恩熄滅論（cessationism）的觀點。

#### 1) 威脅聖經權威

從神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麥克阿瑟牧師高舉《聖經》，置之於傳統、理性和經驗之上，出發點和歸旨都值得肯定。這也是他批判靈恩運動的視角。他犀利地指出，“非理性的神秘主義成為靈恩經驗的核心，該運動顛覆了聖經權威，用個人經驗取代聖經，奉之為新的權威。”

在序言中，他如此針砭靈恩運動的弊端：“這些人認為，啓示是延續的，正如上帝通過古時的先知們振聳發聵地說話，祂也藉著當代的先知們繼續啓示，由此引發神學亂象，也讓那些靈恩派明星們

對聖經權威陽奉陰違。”

他認為靈恩運動的一大失誤，在於他們拒絕承認方言、預言、醫病、趕鬼等神蹟奇事，已經隨著使徒們的離世而熄滅終止。麥克阿瑟和其他靈恩熄滅論者擔心，靈恩若不熄滅，上帝在當代的啓示豈不與聖經啓示具有同等效力？

他挑戰靈恩延續論者（continuationists），如果醫病恩典延續至今，為何找不到當代疾病得蒙醫治的確切案例？他認為靈恩延續論誤讀了馬太福音12:22-31、希伯來書13:8、馬可福音16:17-18、彼得前書2:24等經文。

但是麥克阿瑟牧師沒能為自己的觀點找到足夠的聖經支持，只草草引用了提摩太後書2:15作為正面立論的依據，即應當“……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但這節經文顯然不足以支撐靈恩熄滅論這樣意義深遠的神學推論。

#### 2) 誤入異端、更新教會的雙刃劍

靈恩運動善於調動人的情緒，如果沒有真理的節制和引導，很容易使人陷入極端或異端的泥潭。

《正視靈恩》就是為了警戒當代信徒，不應該追求感性經驗過於神的話語，勉勵信徒回歸以聖經為本的原則。

靈恩運動具有活力、流動性與創造力等特性，這些構成教會發展與復興的動能，也對現存的理性結構具有顛覆性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靈恩現象一直是一柄雙刃劍。或者更確切地說，真實地、從神而來的靈恩，是教會聖潔更新的動力；而狂熱的偽靈恩，則往往與人的驕傲野心、私利權欲一拍即合，成為危害和分裂教會的有毒因素。

#### 3) 初代教會的教訓——孟他奴主義

麥克阿瑟剖析靈恩異端的歷史，追溯到二世紀時期的孟他奴主義（Montanism），那是源於

尊重經典的權威與完整性，是否意味必須否定靈恩的延續？仔細推敲之後，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Does respecting the authority and the entirety of the Scriptures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continuation of charismatic gifts must be denied?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believe the answer should be no.

弗里吉亞 (Phrygia) 帕皮尤薩 (Pepuza) 城的靈恩異端，他們除了接受基本教義，還推崇百基拉 (Priscilla) 和馬克西米利亞 (Maximillia) 兩位女“先知”，相信她們的“預言”富有啓示效力。

對初代教會而言，甄別孟他奴主義的危害及性質，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因為那時聖經正典還未確立，釐定正統教義的大公會議還沒有召開。孟他奴主義甚至迷惑了像特土良 (Tertullian) 那樣的優秀教父。初代教會經過約三個世紀曠日持久的努力，才逐漸肅清孟他奴和兩位女“先知”的遺風餘思。

初代教會對靈恩所持的開放態度，給孟他奴主義的流行提供了廣泛的市場。尤西比烏為此有過評論，他提到孟他奴的兩個追隨者奧西柏德斯 (Alcibiades) 和西奧多特斯 (Theodotus)，所到之處暢通無阻，是因為“上帝所賜的許多其他神蹟仍在各地教會發生”。

#### 4) 靈恩延續論的危險

作為新教傳統的追隨者，我們完全理解並認同麥克阿瑟關於聖經權威和啓示終結的神學立場。新教十六世紀初從天主教分離出來，一直把聖經權威作為賴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性教義。為了維護這一神聖的根基，新教學者們小心翼翼地這一核心教義周圍圈上一層防護籬笆，努力抵制任何可能損害聖經權威的論點。

由於靈恩延續論可能削弱聖經權威，因此一直受到保守派學者的側目與詬病。平心而論，中國當代教會應當慎重對待此一顧慮，如果任由靈恩延續論過度汎濫，很容易產生像東方閃電那樣的異端。

如果當代有所謂的先知，以第一人稱的上帝口吻發布所謂的啓示，毫無疑問是異端的標記。從神學角度分析，當年的太平天國就是由洪秀全、楊秀清等假先知發起的一場異端運動。這種裝神弄鬼的鬧劇，在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因此，尊重聖經權威、認定啓示終結，對現階段的中國教會有著十分重要的護教和反異端意義。

## 對靈恩熄滅論的反駁

支持靈恩熄滅論最優秀的學者，當屬老普林斯頓的華菲爾德 (B. B. Warfield)。他於1918年出版《假冒的神蹟》(Counterfeit Miracles)，被認為是靈恩熄滅論的代表作。他得出這樣的研究結論：“使徒們按手在其門徒身上，賦予他們行神蹟的能力，這種能力此後就止息了。”

### 1) 靈恩延續論未必顛覆聖經權威

我們一方面肯定靈恩熄滅論護教和反異端的意義，另一方面也需要進一步追問：尊重經典的權威與完整性，是否意味必須否定靈恩的延續？

仔細推敲之後，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某些靈恩的延續，未必會顛覆聖經的權威或啓示的完整性。換言之，只要不是像孟他奴主義那種極端靈恩，福音信仰的神學框架是有空間的，可以允許某些靈恩延續至今。

### 2) 靈恩熄滅論的聖經依據薄弱

從聖經神學角度分析，靈恩熄滅論的聖經依據相對薄弱。

這一論點的核心經文是哥林多前書13:8-10，“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這段經文的關鍵，是如何解釋第10節中的“等那完全的來到”。

保羅在這裡使用的τέλειον (toteleion) 一詞，通常解釋為“完全”，但華菲爾德認為應該解釋為“完成”(complete)。對於靈恩熄滅論者而言，“完成”指的是聖經啓示已經“完成”了。既然如此，聖經以外的先知預言就是多餘的，也是沒有依據的。

但是，靈恩延續論者則認為，“等那完全的來到”指的是基督第二次來臨；故此，靈恩熄滅的時間與基督末後再臨相連。在基督復臨之前，靈恩會一直延續下去。

鄭大同長老在其書第五章十二節質疑靈恩熄滅論疏淺的聖經根基，犀利地指出他們在釋經學方面的破綻：“他們把‘那完全的’解釋為聖經。他們認為聖經來到了，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對此，他反問道：“聖經形成了，人的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嗎？為何還有眼淚、還有死亡、還有悲哀、哭號、疼痛……？”

鄭長老相信“那完全的”指的是啓示錄21:1-5中所描繪的新天新地的降臨，“那個時候我們與基



靈恩熄滅論保護聖經啓示的意圖是值得肯定的，但這一觀點在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層面，都缺乏堅實的根基。It is commendable that Cessationism comes with an intention of preserving the revealed truth. Yet it lacks solid foundations in both biblical theology and church history.

督面對面了，……見到那完全的了！”

總而言之，靈恩熄滅論保護聖經啓示的意圖是值得肯定的，但這一觀點在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層面，都缺乏堅實的根基。

## 靈恩延續論的依據

### 1) 對新約聖靈恩賜的解釋

聖靈恩賜 (charisma) 在初代教會中普遍存在。新約作者在許多地方都提到，這些恩賜遍布當時的教會。除了教會原發地的耶路撒冷 (徒2)，還有羅馬、哥林多、撒瑪利亞、該撒利亞、安提阿、以弗所、帖撒羅尼迦、加拉太，這些新約時代的教會都得到聖靈澆灌，方言、預言、醫病、神蹟等聖靈的各種恩賜隨處可見。

這樣的發展脈絡和傳播軌跡，完全符合主耶穌在使徒行傳開頭的預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1:8) 聖靈澆灌下來的目的，是為耶穌作見證，把福音傳遍地極。地理的終點是在地極——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時間的終點是延續到世界的末了 (太28:20)，即基督再臨的那一刻 (林前13:10)。

使徒行傳的末尾並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省略號 (徒28:30-31)，意思是福音的傳播並未止息在第28章。使徒行傳的續篇，由歷代宣教士共同書寫，在無數福音工場、宣教前線拓展鋪開。只要福音還在傳遍地極的過程中，聖靈的能力就會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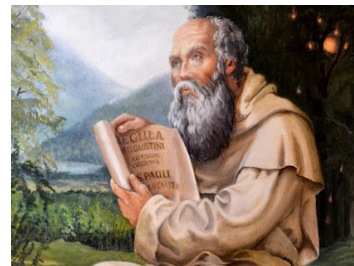
### 2) 初代教會中靈恩的作為

靈恩熄滅論者堅稱，從五旬節開始的方言、醫病等聖靈恩賜，是新約教會的特有現象。這些特殊恩賜隨著最後一位使徒的離世或聖經正典的完成而終止。從時間框架來看，那便是主後一世紀末的事情。

若靈恩熄滅論的觀點成立，在主後一世紀末

期和二世紀初期，初代教會應該出現一個明顯的斷代與轉變，即很清楚地經歷到方言、醫病等聖靈工作的驟然減少；那些對聖靈帶領敏感的初代教父們也應該清楚地觀察到這個現象。然而，通觀歷史，這種靈恩驟減或熄滅的現象並未出現。相反，使徒教父和初代教父們都記載，所處時代普遍存在方言、預言、神蹟等聖靈恩賜的延續。

初代歷史學家尤西比烏曾提到，“使徒認為先知的恩賜在復臨之前應當持續存在於整個教會。”由此可見，從歷史角度分析，靈恩熄滅論缺乏充足的依據。



初代教會所記載的靈恩帶著聖靈推動的痕跡，發生的場合主要是在信徒團契聚會中，很少是個人性的，其目的大都不是為了宣教或見證。那一時期的先知預言並不包含新的教導，重心是對使徒教導的重申和適用，內容包括幫助窮人、順服教會權柄、向神感恩等等。

二世紀最著名的護教家殉道者游士丁 (Justin Martyr)，在和猶太人的一段對話中明確提及當時的先知恩賜：“先知的恩賜在我們這裏，尤其是在今天的時代。因此你們必須明白，那先前屬於你們民族的恩賜，現在已經轉到我們這裡來了。”游士丁說這段話的時候，距新約最後一卷書成書，或最後一位使徒離世，已有半個世紀。

## 中國教會的貢獻

### 1) 信仰實踐上的貢獻

在“靈恩熄滅還是延續”議題上，中國教會的貢獻主要在經驗和實踐層面，這也是鄭長老著作的重點。

根據衛斯理神學研究四維方法論，經驗是緊隨聖經、傳統和理性之後的第四個重要維度。在其書稿第七章中，鄭長老著重討論了溫州教會的經驗，也屢次提到他和同工們所經歷的聖靈澆灌、方言恩賜等切身體驗。

他寫到：“1969年，因聖靈澆灌，我們的同工們被聖靈大大地充滿，從1970年開始傳揚福音，在我們那一批同工中興起一代的拓荒者！”“許多人在思考，是什麼使那麼多的人，為了傳揚福音經歷千難萬險而終生無悔呢？”答案當然是聖靈的鞭策，還有聖靈同在與充滿所

中國家庭教會在“靈恩熄滅還是延續”這個複雜的議題上，採取持平務實、避免極端的態度，秉持“既開放又保持審慎”的立場。 On the topic whether charismatic gifts ceased or continues, the house-hold churches in China take a practical and balanced position, refraining from going into extremes. It is a well-deliberated position with certain degree of openness.

帶來的喜樂及靈裡的確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教會復興的時候，各地許多同工都有類似的經歷和體驗。許多人的方言恩賜並非經過切慕祈求、長久等待之後才得到的，而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降臨的。這些發生在中國教會的普遍現象，與靈恩熄滅論格格不入。

鄭長老和同工們的靈恩經歷，在歷世歷代的福音工場上也屢見不鮮。書齋裡的學者們卻通常難有這樣的經歷。這種經歷上的鴻溝，導致學者的質疑，甚至輕視、排斥。有些學者被尊奉為信仰方面的權威，久而久之滋生驕傲自恃的情緒，以為聖靈一定會青睞他們。但聖靈常常選擇與工場上的同工們同在，即便這些人只是無學問的小民或市井販夫走卒（徒4:13）。

方言和神蹟常是對受逼迫教會的安慰，印證他們走在神的道路之中（太28:18-20）。坐在書齋裏的學者一般不太有這種需要，聖靈也不會僅僅為了說服他們而使其經歷方言或神蹟。

客觀而言，教會從出生的那一刻就帶著靈恩的烙印。作為教會誕生源頭的五旬節，就是典型的靈恩場景。而對靈恩運動的非議，也從那一刻就開始了。五旬節現場就有人譏諷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徒2:13）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偽靈恩的危害，就否定真靈恩的存在與價值。

## 2) 平衡的觀點

縱觀教會歷史，靈恩熄滅論發端於宗教改革時期。當時的天主教承認神蹟奇事的存在，並藉著聖靈恩賜的事實，證明教廷權威的合法性。而路德、加爾文等改教者們則主張：聖經的權威高於教廷的聖傳（Magisterium），因而更注重聖經啓示的權威性和完整性。對他們而言，方言、預言、神蹟等靈恩的存在，會對聖經啓示的獨特及完整性產生威脅。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序言中提到，神蹟的首要功能，是為了驗證聖經啓示和教會教義，證明使徒教導的真實性。當使徒們離世、聖經啓示終結之後，神蹟等靈恩的存在就變得多余。加爾文由此推論，天主教的神蹟必定是虛假的。

大多數新教教派也都秉持靈恩熄滅原則，包括路德宗、時代主義、長老宗、聖公會等。這些新教陣營的宗派主張靈恩熄滅論，主要是為了杜絕靈恩延續論對聖經獨特啓示和完整性的侵蝕。新教學者們為了捍衛聖經權威這一基石，而在次要層級的教義上選擇相應的立場，這是可以理解


的。

另一方面，歷史上也有不少宗派仍持靈恩延續的立場，包括天主教、衛理公會、摩拉維亞弟兄會等。此外，新教中的五旬節宗，以及滲透到各宗派的靈恩運動，都承認聖靈在當代有偉大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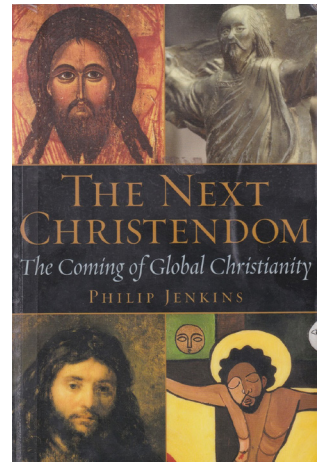
《下一個基督王國》的作者詹金斯（Philip Jenkins）追蹤靈恩運動在全球的大復興，尤其在南半球的迅猛發展。近年來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興起的基督徒人口，大多屬於靈恩派。這些新興基督徒群體的信仰呈現保守、正統、超自然等特色，與傳統主流宗派和現代自由派截然不同。

中國家庭教會是這場全球靈恩復興運動中的重要章節。聖靈在當今世界的工作，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方言、醫病等超自然恩賜，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鄭大同長老和温州同工們的親身經歷，只是這復興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在信仰立場上，中國家庭教會從屬於新教傳統，因此對於侵蝕聖經權威和啓示完整性的極端靈恩，有著防範的本能。但其自身在信仰復興過程中，經歷了諸多真實的靈恩現象，因此，中國家庭教會在“靈恩熄滅還是延續”這個複雜的議題上，採取持平務實、避免極端的態度，秉持“既開放又保持審慎”的立場。一方面承認某些靈恩的延續，例如方言、醫病等；另一方面出於對聖經啓示的保護，不承認現今有具啓示權柄的先知和使徒，也拒絕承認會有任何先知預言與聖經啓示具同等權威。

對於靈恩延續與否，中國家庭教會在神學框架上認同《正視靈恩》的基本立場：維護聖經啓示的權威性與完整性；同時，在聖經詮釋和實踐經驗層面，認同鄭長老《正視非靈恩思潮》一書觀點：在維護聖經啓示的基礎上，歡迎、接納、尊重聖靈在新時代的工作，相信聖靈不會違背聖經，相信聖靈恩膏所帶來的活力，是個人內在生命更新、教會復興、宣教拓展的動力。 

作者在哥倫比亞國際大學擔任系統神學教授



# 牽強的說法

## 自然主義對“時空有始”和“宇宙微調”的回應

基甸

**現**代天文學和宇宙學的一些新發現，佐證一個與基督信仰有關的觀念：我們所處的宇宙，其產生和存在並非偶然，背後有一位理性和智慧的设计者、創造者。

### 兩個有說服力的證據

宇宙被造或被設計的特質，主要來自兩個證據。其一，大爆炸理論證實“時空有始”；其二是“宇宙微調”，即宇宙當中很多物理常數必須“恰恰好”，在極其精準的水平上達到平衡，我們所處的宇宙才能夠存在，生命才可以延續。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數學家彭羅斯（Roger Penrose）曾經計算，如果全靠偶然隨機性產生的話，人類觀察到的這個宇宙，其出現的機率是10的n次方分之一，而n本身是 $10^{123}$ 之巨！  

$$\frac{1}{10^{10^{123}}}$$
 這個數字根本無法用1後面加很多0的方式寫出；其機率之小，也非人類可以言喻。

面對這一事實，曾經支持宇宙是自有永有的“宇宙恆穩態理論”創立人之一，霍伊爾（Sir Fred Hoyle）說：“對這些事實的常識解釋，表明有一位超級智慧干預了（原文是“monkeyed”，“作弄了”）物理、化學和生物學……這些事實所計算出來的數字，具有壓倒性的說服力，這個結論幾乎是毋庸置疑的。”

### 自然主義的反駁

儘管宇宙背後有一位設計者、創造者（或稱“超級智慧”）的觀念，在現代天文學中的證據有“壓倒性的說服力”，但仍然有很多科學家繼續堅持自然主義，堅信宇宙是通過偶然、無目的、沒有設計的“純自然”過程產生和演化而來的。

有些人認為，宇宙的精密調適其實是巧合的結

果。雖然機率很小，但其背後並不一定有更深的意義存在，不需要訴諸超自然的解釋。

他們所舉的例子之一是，在美國三億多人中只有一個總統，每次大選時，一位美國人成為總統的機率小於三億分之一。但是，這個極小的概率並不說明任何問題，因為總有一個人會成為總統，這是必然的事情。

然而，這個類比並不恰當，也沒有參照性。雖然大選的結果必然是某個人成為總統，宇宙卻並沒有義務必然成為今天這個有精確調適的狀態。能夠形成這樣的宇宙，是件極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個事實仍然需要我們有所解釋。

### 不斷自我否定的解釋

另外一些科學家則從自然主義的前提預設出發，對“時空有始”和“宇宙微調”提出他們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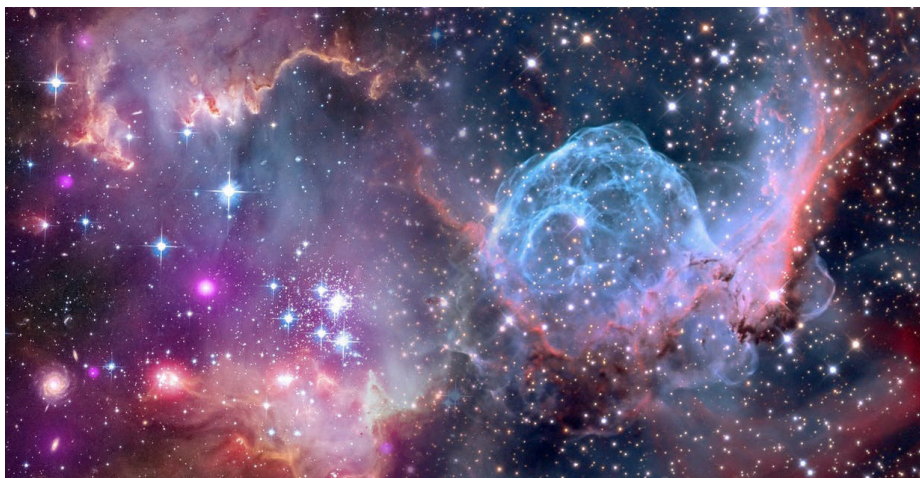
有一種理論主張，宇宙可以自我維持、無限循環。一個宇宙坍塌了，另外一個宇宙又會產生；如此循環往復，就避免了起始的問題。

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其科普性作品《時間簡史》和《果殼裡的宇宙》中宣稱，把量子漲落理論應用在極早期的宇宙中，便可以消除宇宙在時間上有開始的要求。這實際上否定了他自己早先所提“宇宙開始時起點不可避免”的結論。但更仔細的研究表明，霍金後來的說法明顯有誇大其詞的嫌疑。

這種“量子宇宙無邊界模型”預言：宇宙開始是膨脹的，然後轉入收縮階段。但是，就實證而論，我們今天只能觀測到宇宙的膨脹。宇宙的收縮只是數學模型的預測，完全沒有實證。

有人猜測，我們也許恰好處在膨脹的階段，而到了遙遠的未來，宇宙開始轉入收縮時，所有智慧生命都早已在漫長的宇宙演化過程中衰亡。但這也

多重宇宙說與有神論對於上帝的理解不存在矛盾，它並沒有從理性上推翻有神論關於上帝的論證。  
The multiverse theory bears no contradiction with a theistic understanding of God. It does not rationally overthrow the theistic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只是類似“人擇原理”的一種無法證偽而自圓其說的假說。

霍金逝世前，在跟人合寫的最後一篇論文中，又提出新的“全息投影（holographic）宇宙”理論，“戳破了無限多重宇宙的泡沫”，也否定了他自己前面提出的宇宙無邊界模型。因為他不喜歡多重宇宙理論的不可實證性，及類似宗教的玄幻色彩。

## 多重宇宙的假說

我看過一個關於“上帝與宇宙學”的網絡直播辯論，參與者之一為加州理工大學物理教授卡羅爾（Sean M. Carroll），他不承認宇宙有起始。他的反駁理由有二，一是建立在熵值理論上的宇宙模型，即“雙向雙頭時間箭頭”模型，其中“時間可以倒流”，這跟霍金的量子宇宙無邊界模型有相當類似性；二是多重（或多元）宇宙理論（multiverse），即：如果在我們所處這個宇宙以外還有很多其它的宇宙，我們的宇宙就可以不存在開端。

多重宇宙理論也被一些科學家用來解釋宇宙微調。霍金在《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一書中說，多重宇宙的概念“使得我們太陽系中的環境巧



合變得尋常”，“這可以解釋自然定律中的微調，而不需要（用）一個為我們創造宇宙的仁慈造物主（來解釋）”。

但是，為什麼多重宇宙就不需要創造者呢？這豈不是把單一宇宙是否有創造者的問題，後推到極多的宇宙上？何況，要打消宇宙微調的極端精妙特質，使其難以言喻的巧合“變得尋常”，所需的多重宇宙到底有多少重呢？

卡羅爾說，“多重宇宙”有 $10^{500}$ 個之多。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人不相信宇宙有設計、有創造，那他就必須相信，在我們所能感知的這個宇宙以外，還有 $10^{500}$ 個（幾乎是無限多個）其他的宇宙。這是何等大的信心！它比相信“宇宙有一位設計者、創造者”所需的信心要大得多。

不僅如此，多重宇宙理論跟大爆炸理論和宇宙微調論有本質的不同。後二者是可觀測的事實，而前者只是一種假說。

宇宙學家埃利斯（George Ellis）在一個書評中指出，這種不可實測的多重宇宙理論，只是表達了一種未經證實、純屬理論的可能性。它也許是一個完美的哲學構想，但因為無法驗證，而不屬於科學領域。

有自然科學背景的神學家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曾指出：“目前看來，多重宇宙假說只不過是一種充滿科幻色彩、具有高度可疑性的數學表達。有些無神論者為了急於證偽宇宙精密調適背後潛在的神學內涵，極不明智地採用了這種模式。多重宇宙假說（對無神論者）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在於它可以迴避提及宇宙設計論和上帝。然而，從本質上來說，無論是多重宇宙說，還是一元宇宙說，我們都可以採取同樣的方式來論證上帝的存在，並從中看到：多重宇宙說與有神論對於上帝的理解不存在矛盾，它並沒有從理性上推翻有神論關於上帝的論證。”

多重宇宙假說“對於這個宇宙的解釋，在形式上採用了一種未被解釋的宇宙產生機制和規律產生機制。……在論證框架方面，多重宇宙說與基督教信仰所宣稱的‘存在著一位無法解釋的、超越的上帝，祂才是解釋萬物的終極基礎’極其類似。那些訴諸基督教上帝論的人和那些訴諸多重宇宙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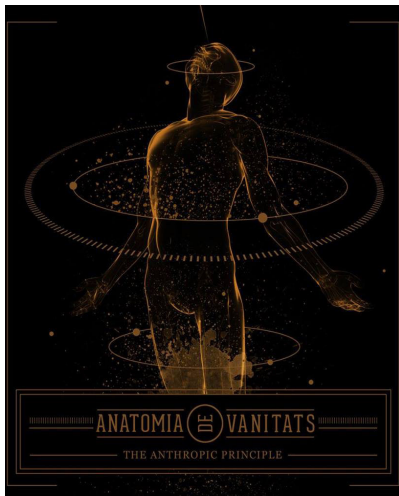


霍金選擇相信多重宇宙論和人擇原理，並用它們來對抗、消解古往今來各種帶有神學意味的“智慧設計論”。 Stephen Hawking chose to believe in the multiverse theory and anthropic principle, the two theories he employed to combat and dissolve the theistic flavored age-old theory of “Intelligent Design”.

人，都是從外界獲取對這個宇宙終極性的解釋。”

## 人擇原理的強辯

另一個否認宇宙微調背後有超自然因素的理論，是所謂的“人擇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



，簡而言之，就是“宇宙必須與觀測它的智慧生命相匹配”。如果宇宙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那就不会有智慧生命，我們也無需在此談論它了。

澳大利亞物理學家卡特爾（Brandon Carter）把人擇原理分為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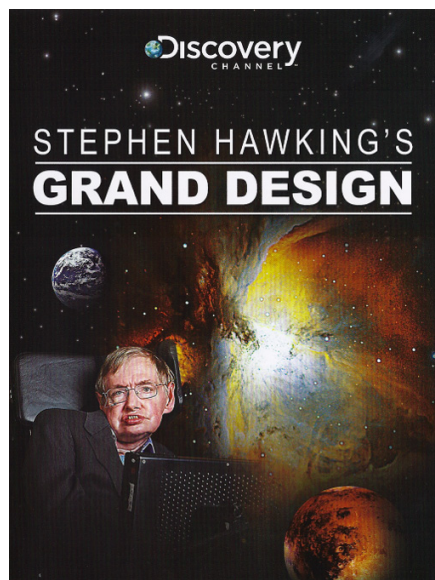
類：“弱人擇原理”和“強人擇原理”。前者指稱，觀察結果必然被限定在作為觀察者的我們各種必要條件之內。後者是指，為了讓宇宙的觀察者能夠在宇宙的某些階段得以產生，宇宙必須要具備某些條件，其中包括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微調”。

霍金在生前跟人合著的《大設計》中，講述了很多宇宙精妙與微調的例子。比如，他在第七章裏提到，“智慧生命的發展要求行星溫度剛好合適”，而在恆星周圍只有很狹窄的一個區域是允許生命存在的“可棲息區”，即所謂的“金鳳花帶”。而“幸運的是，對於我們之中的那些智慧生命形式，地球剛好落在其中！”

霍金指出，牛頓相信這並非“僅由自然定律從混沌中產生”，宇宙的秩序“最初是由上帝所創造，並由祂將同樣的狀態和條件保存至今”。霍金對像牛頓這樣的“智慧設計”想法略表“同情”：“很容易理解為何人們會這麼想。如果我們的太陽系是宇宙中唯一的存在，那麼許多看似不可信的事件協同發生，使人類得以存在，其中包括這個所設計的益於人類生存的世界。這確實令人不可思議。”

霍金接著說：“我們從這些巧合中得出什麼結論呢？物理基本定律的精確形式與性質中的運氣，跟我們在日常環境中碰到的幸運不是一碼事。它不可能得到輕而易舉的解釋，而是具有相當深刻的物理和哲學含義。我們的宇宙及其定律就像是一種設

計，二者都是為支持人類的存在而量身裁制的……很多人願意將這些巧合歸因為上帝工作的證據。宇宙是由上帝設計，以此來供人類居住，這觀念出現在幾千年以來直至現代的神學和神話之中。”他也從古老的瑪雅文化、埃及文化、中國道家思想、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學及現代智慧設計論中提供例子。



然而，霍金強調，這些設計論都“不是現代科學的答案”，他並不認為宇宙背後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儘管他的書取名為《大設計》，宇宙的设计特質也是那本書的主題，這個書名顯然並不是要向“智慧設計論”致敬，而是帶著一種嘲諷的意味。

霍金說，針對宇宙似乎是被设计的特質，現代科學的答案是多重宇宙論：“我們的宇宙似乎是許多宇宙中的一個，其中每一個都擁有不同的定律”。如果多重宇宙論是正確的，“那麼，強人擇原理就可以被認為有效地等同於弱人擇原理”，因為“我們的宇宙棲息處——現在整個可觀測的宇宙——只是許多個宇宙中的一個”。

歸根結底，霍金選擇相信多重宇宙論和人擇原理，並用它們來對抗、消解古往今來各種帶有神學意味的“智慧設計論”。

## 批判與反思

“人擇原理”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更深入思考時會發現，它其實只是一種自圓其說、無法實證的語義重複（tautology），而且沒有解釋宇宙微調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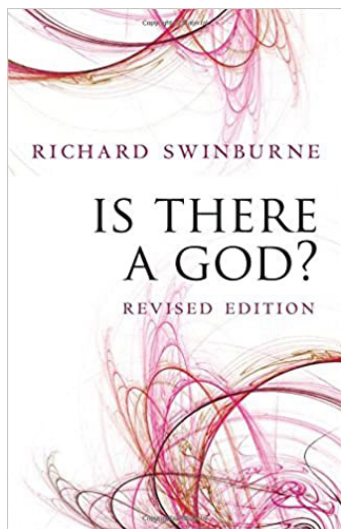
此外，它還有因果顛倒的問題，即把能觀測宇宙的智能生命之存在，當成宇宙精密調適的原因。但事實恰恰相反，人類智慧生命的存在是宇宙微調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美國哲學家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評論

每一位科學家都有其世界觀和宇宙觀的哲學或信仰前設，而這不僅影響他對科學數據的解讀，甚至是其解讀的基礎。 Every scientist comes with presupposed worldview and cosmology, which not only affe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but serve even as the foundation of interpretation.

說：“當然……我們能觀測到這些常數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它們必須確實具有非常接近的數值。但是，這又如何能解釋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是微調的呢？我們無法用自己的存在來解釋宇宙的微調，如同我們無法以此來解釋上帝為什麼造了我（卻沒有把我造成別人）一樣。”

英國哲學家斯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



在《上帝是否存在？》一書第四章中，針對“人擇原理”講了這樣的類比：假設一個壞蛋綁架了一個人質，把他關進一間屋子，裡面有一台洗牌機。洗牌機能同時洗十副牌，並在洗牌之後從每副牌中抽出一張，同時亮出這十張牌。綁架者對人質說：“現在就看你的運氣如何了。我要讓

洗牌機隨機抽牌，如果它抽出來的十張牌每張都是紅桃A，我就放你；如果不是，洗牌機就會爆炸，送你上西天。”

洗牌機開始運作，結果從每副牌中抽出的竟然都是紅桃A！人質大吃一驚且大喜過望。他相信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唯一的解釋是：有人在洗牌機上做了手腳。

這時綁架者回來了，他對人質的解釋嗤之以鼻。他說：“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如果洗牌機從每副牌中抽出的不是紅桃A，你早被炸死了，哪還有機會跟我在這裡瞎猜？”

斯溫伯恩說：“當然，人質是對的，綁架者是錯的。連續抽出十張紅桃A這個不尋常的事件需要解釋。這樣的特殊秩序，固然是抽牌結果能夠被感知的必要條件，但這一事實既沒有減弱被感知對象的奇特性，也沒有降低對它進行解釋的必要性。”

## 更合理的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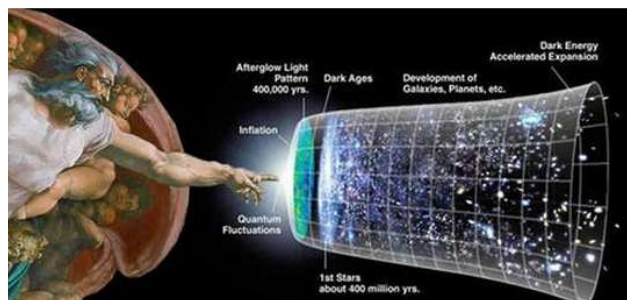
無神論科學家對“時空有始”和“宇宙微調”神學涵義的反駁，其實就是對自然主義世界觀的一種“護教”。這提醒我們：儘管我們相信，現代科學對宇宙有一位創造者、設計者的觀念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支持，但這並不意味基督徒可以用現代科學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雖然科學家都宣稱，願意秉持“一個好的證據可以抵得過千萬個天花亂墜的理論”的科學精神，但科學並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樣絕對客觀和中立。科學研究也是有“範式”（paradigm）的，每一位科學家都有其世界觀和宇宙觀的哲學或信仰前設，而這不僅影響他對科學數據的解讀，甚至是其解讀的基礎。

在今天的科學界，自然主義哲學已經成為“主導範式”，變成科學家默認的“行規”，因此無神論科學家必然要在自然主義的前設下來解讀科學數據，這樣的解讀也必然能被用來“證明”自然主義是對的。自然主義永遠能夠靠這樣的“循環論證”自圓其說。

物理學家溫伯格（Steven Weinberg）曾說：“宇宙越是看起來可以理解，就越是似乎沒有意義”。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世界觀！

如果你不相信宇宙後面有一位智慧、理性的設計者，那麼“宇宙微調”確實很難有合理的解釋。然而，面對這些具有“壓倒性說服力”的證據，只要存著“跟著證據走”的科學精神，必然可以讓人相信：宇宙是由一位智慧、理性而超越的設計者所創造。宇宙精美無比的設計不但合理，而且值得我們感恩！



麥葛福指出，對有神論者而言，“宇宙微調”毋庸置疑地“顯示出一種造物主賦予受造物的本質屬性。……很顯然，這種現象與有神論的認識論不謀而合，尤其與基督教信仰三位一體的神學框架有著緊密的聯繫。儘管基督教神學並沒有保證：基督教的上帝論一定可以讓我們對宇宙的各種特定現象做出準確的預測，但基督教信仰卻讓我們從一個宏觀的視角看到，上帝單單憑自己旨意和本質屬性創造了宇宙……宇宙中普遍的精密調適現象，反映了基督教關於上帝是造物主的認信……它表明：人類對這個世界的觀察結果，能夠契合基督教的上帝觀。”

作者為基督全職工人，曾任《海外校園》主編

# 古代北非教會的分裂 (3之3)

## 殉道傳統



楊硯

北非教會的形成及發展，與殉道息息相關。

### 對殉道的重視

此前提及，有關北非教會最早的文字記載是公元180年的《斯吉利殉道者事蹟》（*Acta Martyrum Scillitanorum*），這也是拉丁教會最早的殉道者事蹟記錄。北非教會以“殉道者教會”出身為榮，視自己是初代教會傳統的繼承者，由殉道者的鮮血所建造。

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在不同著作中均提到殉道對教會和個人的根基性意義。他援引使徒彼得和保羅的例子，陳明殉道者是教會的基石（*De exhortatione castitatis*, 4），受洗以後所犯的罪，只有通過殉道——這第二次的血之洗禮——才能被洗去（*Apology*, 39）。

西普安（Cyprian）的書信及著作體現出信徒對殉道的推崇：許多信徒認為主教的權威源於殉道（Ep. 23）；在蓋魯斯大迫害期間（Gallus，德西烏斯與瓦勒良之間的羅馬帝王，延續了德西烏斯對基督教的迫害），北非地區發生瘟疫，不少信徒甚

至擔心他們因此會失去殉道的機會（*De mortalitate*, 17）。

北非教會刻意保存殉道者的記錄。西普安的信中提及，百多年前，北非殉道者們在獄中將殉道者的姓名、殉道日期編輯成冊，交給當地教會（Ep. 12.2; 39.3）；當代及後代教會格外珍重這些記錄。

三世紀初，佩蓓圖（Perpetua）和菲麗西達（Felicitas）殉道。佩蓓圖所寫的獄中日記（*Passio sanctarum Perpetuae et Felicitatis*）在北非教會中流傳廣泛，倍受推崇。甚至二百年後，奧古斯丁必須提醒會眾：佩蓓圖的殉道日記不可與聖經享有同等地位。

後世所發掘出的北非教會碑銘、雕刻中，有一多半都與殉道者有關；時間跨度從公元三世紀至六世紀不等。現藏於梵蒂岡基督徒博物館（*Museum Christianum*）中一個手掌大的銀質小盒（*Capsella Africana*，見右圖）便是1884年在努米底亞南部偏僻之地（Aïn Zirara，近努米底亞湖）發掘而出。該盒原來在一個教堂的廢墟中，用於保存殉道者的部分遺骸。盒蓋上刻著一個年輕的殉道者，他手持勝利冠冕，雲中的上帝之手將另一個冠冕放於他的頭上。



Perpetua and Felicitas

我們看到北非教會的大分裂並不只是簡單的教義紛爭，而與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教會傳統皆息息相關。As we can see, the schism among North African churches came not merely from doctrinal dispute, it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geo-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ecological and church tradition ele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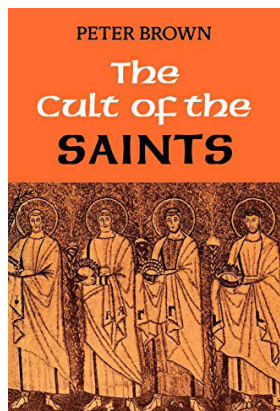
### 殉道者崇拜

羅馬晚期興盛的殉道者崇拜或聖徒崇拜 (martyr-cult)，在北非備受推崇。殉道者崇拜一般包括：在殉道者埋葬處興建紀念教堂 (memoriae)，每年於殉道者紀念日舉行歡慶宴席 (慶祝殉道者的得勝)，前往殉道地或埋葬地朝聖、祈禱、尋求醫治，死後安葬於殉道者墓旁等。

北非教會對聖經中的殉道者 (如施洗約翰、司提反、保羅、彼得) 和本地殉道者都抱有極大的熱忱。幾乎每個教會都會舉辦殉道者崇拜活動；又積極尋找本地或其他地區的殉道者遺骸或遺物，甚至不惜從羅馬、小亞細亞、巴勒斯坦地區運至北非；鄉村小教堂或山上小修道院都要與某個殉道者相連。對此，奧古斯丁曾抱怨道，“北非充滿著神聖的身體 (Ep. 78.3)。

在君士坦丁治下，基督教結束了被迫害的歷史，教會獲得了合法地位。北非的大公會走出對殉道的獨一強調，將受苦、殉道、善行視為同等美德 (Augustine, *Sermo ad Plebem Ecclesiae Caesarensis*, 8)。奧古斯丁強調，殉道者是出於愛 (charity) 和順服而殉道 (Sermo 285.1)。

相較而言，多納圖派以及絕大部分的北非信徒，在思想和實踐中仍保持了殉道的核心地位，視之超越一切美德。朝聖、在殉道者墓旁宴席和死後被埋在殉道者墓旁，是多納圖派通常的做法。奧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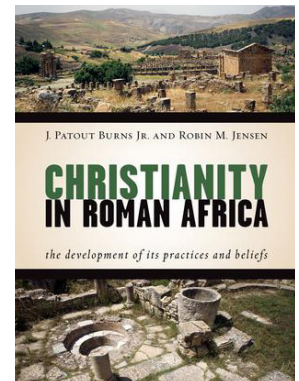
斯丁在《懺悔錄》中曾提及，母親在米蘭時仍然遵循北非的習慣，去殉道者墓旁祭祀和祈禱，後被安波羅修勸阻 (Confessiones, 6.2)。

多納圖派中最極端的圍剿派 (circumcellions)，即取名自“神龕邊” (circum cellas，殉道者埋葬之處)。他們認為：靈魂的興旺源自與殉道者相連，因此常在殉道者墓旁聚集，喝酒跳舞，慶祝殉道者的得勝。

### 結語

多納圖派與大公教會最根本的爭議點在於聖潔與分離主義。殉道雖不是爭論的核心，但多納圖派在與大公教會的抗爭中，每當被帝國法令打壓，主教被放逐甚至被處死時，他們都會訴諸北非教會的殉道傳統，將自己被大公教會和羅馬帝國“壓迫”的經歷，等同於以前的殉道。例如，努米底亞南部的碑銘，將多納圖派殉道者與使徒彼得、保羅並置。繼而，多納圖派更容易喚起北非信徒的認同，獲得大批的同情者與跟隨者。

至此，本系列文章告一段落。通過兩個方面的闡釋 (雖然後兩篇文章將分離、聖潔、殉道傳統分開討論，但其實三者之間彼此關聯，互相強化，都屬北非教會傳統)，我們看到北非教會的大分裂並不只是簡單的教義紛爭，而與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教會傳統皆息息相關。



努米底亞地區獨特的地理經濟處境，孕育出人與世界的緊張關係、地方與羅馬帝國統治的對抗立場。這些傾向與北非教會強調教會與外部世界分離、追求聖潔、崇尚殉道的思想傳統相結合，在多納圖派得到了保存和延續。

多納圖派所堅持的，並不是什麼新的觀點或理念，而是對舊有的繼承。從這個角度看，大公教會更像是這片土地上的“舶來品”。因此，北非教會的大分裂可以被視為：在後君士坦丁時代，北非教會被吸納入大公教會 (“國家教會”) 的進程中，其文化、傳統所經歷的吸納與轉化。難怪北非教會的分裂會持續幾百年之久。Ⓡ

作者原在中國大學任教，現在愛丁堡大學進修第二個博士學位

# 時空隔不斷的愛

## 2021年恩福家人雲端退修會紀實

天 靈

**因**著接種Covid-19疫苗的比例攀升，2021年初夏開始，美國各州的人逐步走出居家困境，活躍在戶外，探訪久違的遠近親友。然而，疫情所啟動的雲端聚會，依舊給難以奔赴實體聚會的人帶來無窮的便利和祝福，可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2021年恩福家人雲端聚會參與者的所在地分佈圖

7月14-17日的恩福家人雲端退修會便是如此。雖有無法面對面相見的缺憾，可也讓在疫情重災區的家人得以相聚，比如西班牙的鄭愛和夫婦；仍然難以跨國旅行的家人也能傾心相會，比如在中港台三地的恩福家人。總之，雲端聚會讓分隔歐亞美三大洲、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恩福家人越過了時空阻隔，傾訴衷腸，這不能不說是感人和蒙福的經歷！

### 生命的相遇與相勵

恩福家人退修會最大的特點，是心靈的相會和生命的相遇。精心安排的聚會日程，專注在所有參會人的生命分享——從每位董事到在讀神學生與已經進入事奉工場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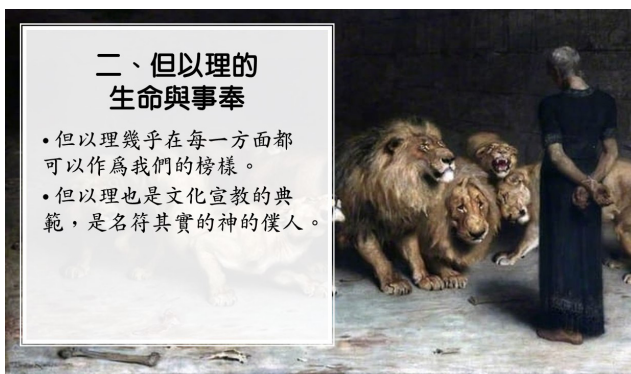
每一天都由一位資深董事帶領的寶貴靈修開始。第一天，莫非董事以“善始、善工、善終知多少？”為題，強調“工人先於工作，所是重於所做”的信念，以自己切身的服侍生命和經歷為反思題材，觸動每位老中青的恩福家人，對自己有所警覺、領悟與成長。

第二天早上，蘇文峰牧師以“哀哉我兄啊”為題，通過他對列王記上13章中老先知與神人故事的深刻理解，及對自己服侍生命的真摯剖析，向我們揭示：先知作為服侍神的人，卻也會因為人性的弱點與罪性，而有怵目驚心的悲劇結局，實在發人

深省。

陳宗清牧師的信息和陳愛光董事的靈修都但以理在異國的卓越服侍為典範，讓我們看到危機時代的寶貴機會：在人沒有可能的時候，正是可以見證神大能作為的良機！

是的，在全球疫情跌宕起伏、中美兩國政治環境風雲變幻的時代，基督信仰在中美兩國面臨不同考驗的時刻，如果沒有但以理全人、持久、忠貞不移的異邦服侍見證，還有誰可以成為我們的楷模呢？



### 地域不同的考驗與洞見

恩福栽培神學生的事工開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到如今畢業生有42人相繼在歐亞美三地不同的崗位上服侍，包括福音機構、牧會與大學任教。由於地域極為不同，崗位和對象也有很大差異，挑戰也各不相同。在中國，壓力更多來自政府的收緊政策與高度控制、打壓等強硬的外部因素；而在歐美，挑戰可能更多來自文化、政治、經濟等貌似軟性因素對信仰所構成的蠶食。在讀的神學生目前有10位左右，由於所在的學校、所學的領域不同，分享也是別具一格。



我們這群“因黑暗而尋找光明之子，因乾渴而尋覓活水泉源，因被擄而期盼自由和拯救”的恩福家人，……有如此令人動容的4天雲端聚會，不能不說是神的奇妙作為。 We, the group of Blessing Foundation families, who “seek light out of darkness, thirst for living fountain due to parchedness, and yearn for freedom amid shackles,” had four days of heart-warming virtual retreat. This is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簡而言之，聆聽每一位神學生、畢業生及宣教士發自肺腑的真摯分享，都是一頓靈命大餐。或喜或悲、或明或暗、或張揚或內斂，全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生命之音，讓每位洗耳恭聽的家人深感共鳴與共振。我們真切地看到神在每位家人生命中的刻劃和不同帶領，並看到神在各地方的大能作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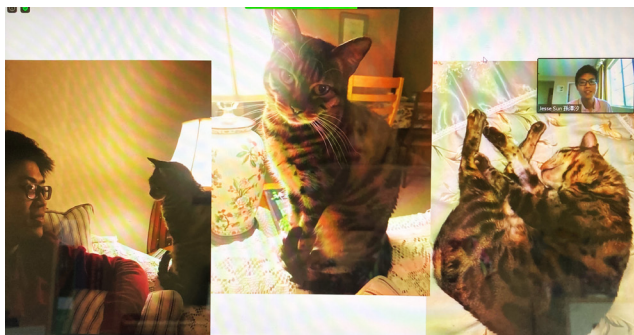
大部分家人都以圖文並茂的投影片分享了過去一年中的經歷或掙扎，以及神的帶領、看顧、保守與祝福；也針對過去一年的學習和服侍經歷，作了不同側重的反思與分享。

在歐美服侍的家人，其分享涉及到不同華人教會和機構的狀況，包括國際歐華神學院、華夏福音神學院、CIU中文神學教育、西三一大學神學院中文部等神學教育事工；文字創作與翻譯事工、媒體宣教；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事工、K-12基督教教育中文線上教學事工；以及加拿大的屬靈引導培訓事工等等。

在中國服侍的恩福家人，既沈重地報告了各自所面臨的環境壓力，也見證了神不斷的看顧和恩典，以及神家子民不斷增添的喜訊，其中包括教學、牧會、神歸團契，以及宣教培訓等事工。

據陳宗清會長的報告，未來幾年將有6位神學生會相繼回國服侍。目前在中國的恩福家人的分享，對預備回國服侍的人倍具意義。

在讀神學生分享的內容，涉及走上服侍道路的經歷。攻讀神學的碩博士學位道路漫長，論文進展有時步步艱辛；如何以學識服侍教會，需要摸索；個人及家庭生活、團契及教會生活、回國服侍的預備等，也常有掙扎；有人對當下被擄的常態生活進行反思，並經歷神的奇妙與信實。



有幾位家人經歷了“移植與轉化”或“拔出與栽種”，還有人在等待神新的帶領與服侍工廠。在他們的分享中，我們看到了神的信實，也看到了他們在面對轉折之時，順服與仰望的靈。

### 董事父母心暖人意

恩福家人的關係，有年齡長幼的傳幫帶，也有同感一靈的切磋和啟迪。這尤其體現在董事們為

每位恩福畢業生、神學生及宣教士的殷切代禱，也體現在董事們生命和事奉的誠摯分享。

每位董事都是信主多年的老兵，生命和家庭的見證無疑都是榜樣。其中好幾位是所在行業領域內資深的從業者，卓有建樹。他們通過作恩福的董事，參與支持和建造神國度的人才。神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和他們在不同領域為神所作的見證，也成了恩福家人的寶貴資源。

舉例來講，郭英調董事關於“為主而活”的肺腑分享，激勵大家對身體保健的重視；許基康董



事的微讀事工、微讀聖經用戶，以及微讀書城和基督教基礎網絡教育等高科技的福音事工，開人眼界；朱漢同董事分享的“主裡一家親”的視頻，介紹不同膚色的教會如何走到一起，共同見證神在亂世中的大能作為。

恩福同工的分享總是安排在最後，但也不可以忽略，包括陳劉良淑師母和陳薇如、李蕙姊妹。

### 期待明年再相會

總之，我們這群“因黑暗而尋找光明之子，因乾渴而尋覓活水泉源，因被擄而期盼自由和拯救”的恩福家人，在經歷了舉世同歷的嚴峻 Covid-19 考驗一年之後，有如此令人動容的4天雲端聚會，不能不說是神的奇妙作為。是神自己“聯絡全德的大愛”（歌羅西書3:14）把我們召聚在一起，並將每位的心智與能力聯絡在一起，讓我們彼此傾聽，培養互相學習的心願，配搭合作的態度，並孕育共同拓展的行動。願恩福家人能齊心投身到神國的建造之中。

期待明年再相會砥礪，一起與神更親近！



作者曾在中國大學任教多年，現在恩福文化使團事奉

# 土耳其早期基督教歷史之旅

劉路加

**因**為疫情而延誤了半年的土耳其早期基督教歷史之旅，終於在2021年5月成行了。加爾文神學院的新約教授親自帶隊，12天中走遍了土耳其西部（小亞細亞）保羅宣教的主要城市，並參觀一些早期基督教的重要遺跡。

參加者大多是神學院的學生，對所要到訪的地點和相關歷史事件都比較熟悉，但是親身拜訪，依舊帶來很大的震撼和啟發。

## 聖經城市的今昔

第一站是聖經中的示每拿，位於愛琴海邊的伊茲密爾（Izmir）。從古希臘時代開始，這座城就是重要的港口，經濟繁榮，人口眾多。它保存著古



羅馬集市和下水道，有的水渠今天還有活水流動。

傳說示每拿是古希臘詩人荷馬的故鄉。公元前2世紀後期，示每拿成為小亞細亞第一個引進羅馬神靈的城市，曾被羅馬政治家西塞羅贊譽為“我們最忠實和最古老的聯盟。”保羅宣教途中，在以弗所騷亂之後曾來到這一帶（使徒行傳20:1）。示每拿也是《啟示錄》提到的七個教會之一。在初代教會時期，示每拿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是極為重要的神學家。他曾受教於使徒約翰，也與很多親自見過主耶穌的信徒交流過信仰。他的學



生中，包括了著名的護教學家愛任紐（Irenaeus）。

接下來我們依次參觀了《啟示錄》中的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

推雅推喇、別迦摩教會所在的城市遺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老底嘉。

老底嘉城的起源要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他將希臘文化傳播到整個近東，但不幸早逝，三個將軍瓜分了他的大帝國。其中一個建立了塞琉古王朝（Seleucid），後來這個王朝的安提阿哥二世建了幾個大城市，其中一個就是老底嘉。它在新約時代很繁榮。羅馬人老普林尼在《自然史》（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中曾提到，這座城市的主神是宙斯。公元129年，老底嘉被羅馬人征服，成為行省的省會。

在塞琉古王朝時期（312-64BC），很多猶太人定居在老底嘉。據史書記載，公元前62年，猶太人從耶路撒冷運來了2000磅黃金用於繳納聖殿稅。新約時代，老底嘉依然有數量龐大的猶太人群體，估計達7500人之多。



在《啟示錄》中，老底嘉的信徒因信仰不冷不熱而遭批評。很多學者認為，這是因為老底嘉旁邊的赫拉城（Hierapolis）有溫泉，羅馬人修建水管，將溫泉熱水引到城市，但是過程中熱量散失，城裡的水溫就不高。因此主耶穌用這溫泉來比喻當

鑒於亞底米神在以弗所人生活中的地位，可以推想保羅在當地傳福音何等困難和危險。 Considering the position Artemis occupied in the lives of the Ephesians, we can imagine the peril and difficulty Paul encountered while preaching in that region.

地人的信仰。不過現在考古學的新發現似乎推翻了這個舊結論。老底嘉的水源不是來自赫拉城，而是來自另一處泉水，其引水管今天還有很多殘留。雖然學者們還有爭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老底嘉這個富裕的商業城市中，基督徒的信仰時常被環境影響，進而失去熱情。

參觀完七教會的遺址後，我們一路向南，到了地中海邊的安塔利亞（Antalya），即聖經中的亞大利（Attalia）。保羅第一次宣教途中曾從此處乘船，前往安提阿（使徒行傳14:25）。

下一站為以弗所的遺址。以弗所保存著十分完善的希臘羅馬城市舊址。保羅在以弗所宣教時，激起了當地人的反對。他們供奉亞底米神（Artemis）；經營宗教用品的底米丟，生意因為保羅的宣教受損，因此聚眾鬧事。在以弗所舊址參觀，讓我真正理解到當地人對這個信仰的重視，及保羅的宣教如何艱難。

在希臘神話中，亞底米是宙斯的女兒，阿波羅的妹妹，專司狩獵、生育。在羅馬被稱為狄安娜（Diana）。在希臘羅馬時代，以弗所的亞底米神廟聞名於地中海世界。每年春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前往以弗所，慶祝亞底米的節日；盛況類似散居各地的猶太人每年回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

以弗所人為亞底米修建了龐大的神廟，在古代世界堪稱規模驚人，曾與埃及金字塔等並列為古代世界的八大奇蹟。神廟修建於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之後，曾加以修繕。據史書記載，神廟寬67米，長130米，有127根巨大柱子環繞，規模與雅典的帕特農神廟相當。鑒於亞底米神在以弗所人生活中的地位，可以推想保羅在當地傳福音何



等困難和危險。

接下來，我們參觀了特羅亞（Troas）的遺址。保羅在那裡見到了馬其頓異象（使徒行傳16:8）。在保羅時代，特羅亞是愛琴海邊的繁榮海港，後來由於港口淤塞和社會變遷，淪為廢墟，今天僅是個普通的小漁村。特羅亞不遠處就是特洛伊城的舊址。

最後，我們乘車渡過達達尼爾海峽，到伊斯坦布爾，參觀了已經變為清真寺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並看了不少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建築。印象最深的是一間東正教教堂。

這間教堂並不在旅途計畫中，我們晚飯後按照谷歌（google）地圖前往。到達後，發現高高的圍牆將教堂保護起來，牆上密布了數十個攝像頭，門口還有安檢系統和崗亭，裡面有配槍的警衛執勤，讓我們以為誤闖到某個國家機密場所。上前詢問，才知道這就是東正教堂。前些年，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土耳其境內發動多起恐襲，有猶太教會堂被襲擊，傷亡慘重。政府擔心一些非伊斯蘭教宗教場所的安全，就加強了東正教堂的保護。

土耳其在憲法上是世俗國家，這是一百年前凱末爾改革時定下的基本國策。但是最近，伊斯蘭保守力量回流，世俗化與保守力量的交鋒非常明顯。伊斯坦布爾周圍是比較開放的地方，而南部和西部則比較保守。這一張力在中東很多國家普遍存在。



## 古典文明的輝煌與脆弱

大學時代我就喜歡希臘哲學，信主後又喜歡讀早期基督教歷史，因此對小亞細亞一帶的地名耳熟能詳。在這次旅行中我不斷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強大繁榮的希臘羅馬文明在蠻族的進攻下瓦解，而基督教卻在歷史的夾縫中存留，成為主導歐洲的信仰？或許古典文明的遺址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由於戰亂被掩埋在泥土中的許多城市遺址，19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使其重見天日。今天來看，其輝煌依舊讓人驚嘆。

希臘人愛看戲，羅馬人喜歡公共生活，因此劇院就成為不可少的場所。在安塔利亞郊區的阿斯



在旅途中，我不斷思考一個問題：要如何進行文化宣教。保羅的宣教和基督教早期的歷史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洞見。 During the trip I constantly pondered upon how to carry out cultural mission. The missional experience of Paul and the early church provided me with some insights.



彭都（Aspendos），有保存最完好的劇院，建於羅馬皇帝馬可奧勒流時期（AD160-180），高度將近100米，能容納約2萬人。由於疫情期間遊客稀少，我親自站在劇院中心，用正常音量講話，站在劇院頂部的人竟能清晰聽見，其聲學上的科學性讓人驚嘆。而這座劇院只是中等規模。在羅馬時期，小亞細亞一帶幾乎每座城市都建有規模巨大的劇院。除了演戲，這也是討論公共生活事務的地方，很有利於人們公共精神的塑造和美德的培養。

引水渠體系也是羅馬文明的體現。在沒有電力的時代，如何將水引入城市是重要的工程學問題。中國古代基本依靠水井和地面水渠來解決城市供水。羅馬人卻依靠地球重力，通過高架水渠將山頂的泉水引入城市。因此在城市中，噴泉和景觀水渠十分常見。

在別迦摩（Pergemum）的遺址中，一條水渠貫穿城市，呈階梯狀，從山坡到山腳。雖然今天水渠已經乾涸，但看起來依舊壯觀無比。有神學家認為，《啟示錄》22:1中“生命水的河”之異象可能源於這一城市景觀水流系統。

希羅文明雖然強大、繁榮，但卻有一個內在性的危機，即：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陷入內卷，對內需要依靠大量奴隸勞動，對外需要戰爭和掠奪；內部精神世界疲軟，道德無力維繫社會的運轉。這一點在羅馬的城市尤為突出。

我們參觀的每座城市都有輝煌的公共設施，每項工程莫不花費巨資，但在城市周圍卻是大量的貧民，住在低矮的屋檐內，生計沒有著落。這種情況在羅馬進入帝國時期尤為明顯。修建公共設施的目的之一，是要緩解平民生活的無聊。羅馬皇帝定期進行鬥獸表演，平民可以免票參觀。政府的考量是：這類刺激的表演可以充當減壓閥，轉移社會中日益不滿的情緒。羅馬帝國境內分布著大大小小的鬥獸場，以至於在一兩百年間，羅馬境內的大型動物，如獅子、熊和老虎幾乎全部滅絕。觀看人與動

物廝殺還不過癮，後來又興起了人與人之間的生死鬥表演。這種血腥表演更強化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和冷漠。

羅馬的官方宗教十分興盛，但對人的吸引力卻慢慢下降。東方神秘宗教開始在羅馬帝國流行；這類宗教更多關注個人的靈魂得救，對社會倫理一般不太注重。羅馬帝國後期的精神和道德境況每況愈下。人們沉迷於個人享樂，不願生育孩子，出生率日益下降。由於沒有足夠的兵源，羅馬帝國開始從蠻族中以雇佣兵填補。這種社會和內在心靈的危機，就是基督教興起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 如何回應文化宣教

在旅途中，我不斷思考一個問題：要如何進行文化宣教。保羅的宣教和基督教早期的歷史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洞見。

第一，福音超越文化。保羅在以弗所的經歷是很好的例子。當時保羅的宣教引發了當地人的騷動，他的同工被捉拿，帶到戲園。我之前以為，戲園就是當地的一個公共場所。但是當我來到以弗所才知道，這戲園可不小，能容納兩萬人！當時全城的人都湧入戲園來看熱鬧。保羅曾試圖進入，但是被同工禁止，擔心引發暴力衝突。經過諸多曲折，以弗所的騷亂最後平息下來。當地的亞底米神崇拜雖然對福音構成攔阻，但是福音始終高於文化。

第二，福音與文化有關。福音最核心的信息為：耶穌是基督。表面上這似乎與時代、文化沒有直接關係，然而一旦涉及具體場域，便必定與文化處境發生關聯。比如，羅馬帝國東西兩部分語言不同，東部用希臘語，西部說拉丁語；不同的語言背後有不同的哲學思維、社會習俗和政治模式，因此，東西教會後來走上了不同的發展模式。羅馬帝國西部在476年滅亡之後，西部教會又開始與日耳曼的蠻族文化發生碰撞，逐漸發展出後來中世紀的天主教信仰體系。東部教會則打上了拜占庭帝國的烙印，成為今天的東正教。無論在東部或西部，福音都試圖在文化歷史處境中做出調適，並生根發芽，延續至今。

今天在理解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時，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的場景中，釐清兩者的互動。比如，在政教關係上，我們了解比較多的是中世紀天主教的政教觀，教會與君王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元關係。但是在拜占庭帝國，君主一直是以強勢地位存在，教會明顯缺乏與君王分庭抗禮的力量。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此後的奧斯曼帝國境內仍然分布著大量的東

從早期教會的歷史來看，福音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多種互動，並沒有特別固定的模式。 The early church history indicates a multi-level interaction between Gospel and culture. There wasn't a fixed model between the two.


正教教會。奧斯曼帝國給予東正教基本信仰自由，但在政治上要服從統治。這些不同文化、政治處境中的政教關係，讓我們看到福音在不同處境中的繁衍生息之道。雖然歷史處境、文化特質等因素，會讓基督教產生不同的信仰光譜，但是上帝的道從來沒有停息。

第三，福音與文化的雙向互動，讓信仰產生活力。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幻覺，認為自己對待文化的方式最符合聖經。但是從早期教會的歷史來看，福音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多種互動，並沒有特別固定的模式。在古代，小亞細亞深受希臘文化影響，基督教在這一帶傳播時，希臘哲學也塑造了人們對基督信仰的理解。比如，早期生活在今天土耳其中部一帶的加帕多家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曾深受希臘哲學的影響。希臘哲學成了一種工具，幫助人更為清晰地理解信仰。在西方教會，羅馬的法律觀念對早期基督教理解稱義等問題有重要影響；後來教會體制的形成，也與羅馬的政治體制架構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

## 探訪與歸程

結束旅行之前，我們探望了一對加爾文神學院的畢業生，是韓國人，在土耳其宣教多年。他們告訴我們，雖然土耳其聲稱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在此地宣教非常困難。即使是世俗化的土耳其人，伊斯蘭信仰對其影響也很深。不過，最近幾年透過臉書（facebook），可以接觸到對福音感興趣的年輕人，慢慢建立友誼，再傳福音。

旅行結束，在伊斯坦布爾搭飛機回美國時，再次感受了土耳其前些年恐怖襲擊的後遺症。機場的安檢比中國還嚴格。從下旅遊巴士進入機場大樓，到最後登機，前後有四次搜身式的安檢。而登機口的安檢最為嚴格，電腦和手機都必須仔細檢查，用小棉條擦拭，然後放在機器上作爆炸物檢測。女士的化妝盒也不被放過。

旅行歸來，身體疲憊，但是大家都覺得很有收穫。歸來的前夜，大家聚在一起分享。一位女同學熱淚盈眶地說：旅行讓她疲憊不堪，但是更讓她越發覺得保羅和同工們的艱難和偉大。我們是乘坐巴士和飛機，而保羅的時代只有帆船，只能徒步，還有強盜和各種逼迫。環境如此艱難，保羅都沒有退縮，我們今天更應當為了信仰而努力奔跑。 

作者就讀於加爾文神學院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 \_\_\_\_ 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 本 第二輯 \_\_\_\_ 本 第三輯 \_\_\_\_ 本

第四輯 \_\_\_\_ 本 第五輯 \_\_\_\_ 本 第六輯 \_\_\_\_ 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 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 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 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 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 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 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 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 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 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 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 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 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 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 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 本（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 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 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 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 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 本（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 本（20元）

支票奉獻：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接封底)

## 以馬內利的保守

古時猶大國曾面對天大的威脅：北方的以色列和亞蘭結盟，要揮兵南下。當時舉國震動，人心惶惶，「好像林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賽7:2）。先知以賽亞挺身而出，講明神要保守：「不要因……這兩個冒煙的火把頭所發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裡膽怯。……這所謀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7:5-7）

然而，先知也提出警告：「你們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穩。」（7:9）他又用預言、預表、舉牌等各樣方式，講述神的心意。其中三次出現「以馬內利」的應許（7:14, 8:8, 8:10）——原文這個字的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

他生動地描述，敵軍將有如「大河翻騰的水猛然沖來，……必漫過一切的水道，漲過兩岸。……漲溢氾濫，直到頸項。」然而神的同在卻帶來保守：「以馬內利啊，祂展開翅膀，遍滿你的地。」「任憑你們言定，終不成立，因為神與我們同在。」（8:8, 10）

神永遠大過環境。祂是一切的源頭，又是掌管萬有者。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環境，祂絕不會失控。人所畏懼的事，只要神干預，必有平安的結局。因此，患難關頭最寶貴的乃是「以馬內利」——神的同在。

以賽亞的預言「必有童女生子，給他取名叫以馬內利」，最終的應驗是在耶穌身上（太1:22-23）。而耶穌應許：「無論在哪裡，只要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們中間。」（太18:20）

## 穩行高處的力量

巴比倫帝國興起的時代，猶大面臨亡國的危機。兇殘的迦勒底人「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飛跑如鷹抓食，都為行強暴而來」，所到之處「將擄掠的人聚集，多如塵沙」，「將列國的人時常殺戮，毫不顧惜」（哈1:8-9, 17）。弱小的猶大根本不堪一擊。

先知哈巴谷尋求神的恩典，他站在守望台上等候。神沒有給他敵人會被消滅的應許，只告訴他：「義人必因信得生。」而且無論世局如何，神永遠會被高舉：「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2:4, 20）

面對即將來到的殘暴大軍，哈巴谷感到「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然而他卻在此時唱出了信心的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儘管被窮追苦逼，只能避到懸崖峭壁，他的腳卻沒有發軟，仍然能夠有力快跑，心中存著必蒙神拯救的確信。

## 親眼見神的盼望

平順的人生突遭打擊，財產全部損失，兒女一朝死絕，自己又得了生不如死的怪病；過去走動的親友避而不見，悲慘遭遇不得同情，反被編作戲曲嘲諷；結髮妻子叫他放棄信仰去死，知己好友憑空羅織罪名。落入這樣的災禍，約伯為什麼沒有一頭撞死，還在細究人生之理？

他想找到神，與祂理論，但毫無機會：「只是我往前行，祂不在那裡；往後退，也不能見祂。」但是他肯定，雖然他找不到神，神卻必定可以將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伯23:8, 10）

支持他不去尋短的，是一個堅定的信念：「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19:26）肉身在世畢竟是短暫的，靈魂必會回歸造靈的主，而且在祂面前受到審判（來9:27）。死後向神交帳時，必會受到至公至義的判斷。這件事雖然沒有一個活著的人可以證實，但人人天生心中要求公平的本性，佐證了它的可靠。

冤屈終必得申，眼淚終必抹去。新天新地的應許成為黑暗隧道盡頭的那絲亮光！

## 主旨成就的信心

身體受折磨、精神受煎熬、親友皆背叛、群眾來羞辱……一連串難以忍受的畫面，一一呈現在客西馬尼園跪禱的耶穌面前。

他靈裡哀痛，汗珠如大血點滴下。孤單面對這一切的耶穌，唯一的禱告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為他確知：神的旨意總是奇妙的，美好的。所以，「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來12:2）

福音響徹雲霄之際，還能聽到福音嗎？——信心能聽見。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禍音中的福音

蘇卿

「必沖入猶大，漲溢氾濫，直到頸項。以馬內利啊，他展開翅膀，遍滿你的地。」（以賽亞書8:8）

**敬馬** 愕，懼怕，流淚，茫然，焦慮，絕望，頭皮發麻，全身發抖，膝蓋戰慄……

停水斷電，無米無糧，丟棄一切，離開家園，危機四伏，子彈呼嘯，血跡斑斑……

近幾個月壞消息接踵而來。當我們的感覺穿透媒體，貼近現場，便幾乎要窒息：突現的洪水無處可躲、吞噬的野火飛快逼進、狂風挾持巨浪拍打建築、萬人擁擠的機場一片混亂、街頭行刑震懾人……

9/11恐攻邁入二十週年紀念，全美哀傷的情緒又被攪動。然而，悲哀尚未平撫，神經卻又緊繃——由於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美國恐襲的威脅瞬間高升。不斷突變的新冠病毒，突破疫苗的防線，繼續肆虐美國各州和全世界。

國際經濟頻頻傳出警訊：晶片危機、大財團瀕臨倒閉、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高漲……。各國不時軍演，戰爭好似一頭蟄伏的猛獸，正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在禍音不斷的當下，還有福音可聽嗎？（轉封底裡）